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傅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王安石趙君墓誌銘、「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是也

### 原古

蘇子瞻始皇論、「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是也

### 第八節 冒起

冒起者就題立說先作總冒而後申論之也蘇軾鼂錯論、「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冒起也

### 第九節 喻起

喻起者託他物以發端也韓愈送溫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羣馬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此喻起也

第十節 排起

排起者、以兩事爲雙排而起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張耳陳餘列傳、皆用此法。

第二章 承法

承接之處、當如山盡逢山、水窮逢水、但見改觀、不覺過接、或者風正帆懸、於驚濤駭浪中、截流而渡、又若天孫雲錦、泯組織之迹、公輸斲木、滅斧鑿之痕、斯爲美善、不然、前後文雖工、亦因之減色矣。

第一節 正承

正承者、從文之正面承明之也。如司馬遷魏其武安列傳贊、「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下承以「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是。

第二節 反承

反承者、反上段之意以承之也。如柳宗元箕子碑陰、「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此亦人事之或然者也。」是。

### 第三節 順承

順承者、順上文之意而承之也、如蘇軾黷錯論、「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下承以「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是、

### 第四節 逆承

逆承者、承處用逆筆也、如韓愈雜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下承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

### 第五節 急承

急承者、有緩脈急受之意、如韓愈與孟簡尙書書、「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下承以「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阬殺學士、天下遂大亂、」是、

### 第六節 緩承

緩承者、有急脈緩受之意、如蘇軾留侯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下承以「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是、

### 第七節 斷承

斷承者、承處卽斷之也、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傳、「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下承以「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烏足以言得士。」是、

### 第八節 闡承

闡承者、上文未明、承處闡發之也、如蘇洵上田樞密書、「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下承以「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是、

## 第九節 分承

分承者、分析上文意義以承明之也、如歐陽修朋黨論、「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下承以「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是、

## 第十節 總承

總承者、總結上文之意以承之也、如晁錯貴粟疏、「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下承以「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此段以民總承之、應首段民字、開下兩段、亦皆以民字起、文法一線、極爲嚴覈、

## 第十一節 引承

引承者、承處引他事以申明之也、如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

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下承以「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是、

### 第十二節 原承

原承者、承處原其理由也、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下承以「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是、

### 第三章 轉法

文之於轉、如車之有軸、軸所以轉轂、利乎行輪、貴圓滑、貴銳利、或翻空以展局、或窮辨以達理、或盤曲以作勢、或提振以鼓氣、有千轉萬變之奇、有一波三折之妙、斯爲得之、

#### 第一節 正轉

正轉者、從正面轉也、如歐陽修集古錄序、「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下轉云「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厓墟莽之間、未嘗收拾、由好之者少也、」是也、

#### 第二節 反轉

反轉者、反上文之意而轉之也、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鳥足以言得士、」下轉云「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是也、

### 第三節 橫轉

橫轉者、轉筆之意、橫空而來也、如蘇軾留侯論、「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下轉云、然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是也、

### 第四節 進轉

進轉者、轉處更進一層也、如賈誼陳政事疏、「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下進一層轉云、「然猶有可諉者、曰、疎、臣請試言其親者、」是也、

### 第五節 緊轉

緊轉者、文以轉而緊也、如蘇軾伊尹論、「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下轉云、「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是也、

第六節 喻轉

喻轉者、不即轉正意、取他物以喻之、使其愈轉愈醒、如國策莊辛論幸臣、「王獨不見夫蜻蛉乎、……」下轉云「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下轉云「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下又轉云「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下又轉云「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是也。

第七節 蓄轉

蓄轉者、轉語含蓄、有無限之意味也、如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下轉云「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是也。

第八節 翻轉

翻轉者、以翻爲轉、隨轉即翻也、如韓愈與孟簡尚書書、「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是也。

第九節 急轉



急轉者、轉處文勢甚急也、如韓愈雜說、「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下轉云「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入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是也、

#### 第十節 層轉

層轉者、一層轉一層、如游龍、如活虎、委婉曲折、變化不窮、如韓愈獲麟解、「麟之爲靈、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下轉云「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下轉云「惟麟也不可、知。」又轉云「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又轉云「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轉云「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又轉云「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是也、

#### 第四章 結法

收束之處、文義雖短、筆法最要緊嚴、意思尤宜周匝、少不經營、則強弩之末矣、

### 第一節 總結

總結者、要事之終以結之也、歐陽修朋黨論、「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 第二節 分結

分結者、結處分承上數段也、蘇軾石鐘山記、「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故信陵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

### 第三節 翻結

翻結者、翻騰其意而結之、辛稼軒跋紹興親征詔草、「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 第四節 離結

離結者、離題而結、以足題義、有分外之趣味者也、柳宗元桐葉封弟辨、「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 第五節 論結

論結者、發大議論以結之也、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 第六節 歎結

歎結者、結處以詠歎出之也、歐陽修朋黨論、「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臣者、可以鑒矣。」

### 第七節 贊結

贊結者、以贊語結之也、蘇軾范增論、「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矣哉。」

### 第八節 感結

感結者、結語有無窮感慨也、蘇洵辨姦論、「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 第九節 責結

責結者、結處寓責備賢者之意也、蘇洵管仲論、「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第十節 問結

問結者、含問意以結之也、蘇洵春秋論、「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第十一節 答結

起章或以問答發端、末章須折伏以結之、班固兩都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議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第十二節 喻結

喻結者、譬喻以結之也、韓愈進學解、「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以豨苓也、」

第十三節 敘結

敘結者、敘事以結也、韓愈師說、「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第十四節 轉結

轉結者、結處一轉也、韓愈送高閑上人序、「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 第十五節 繳結

繳結者、於篇末繳回上數章文意、實爲結尾關鎖之地、貴精密順快、不可使才力有所缺乏、韓愈諱辨、前篇引周公孔子曾參發論、結云、「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曾參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宦妾、則是宦官、宦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 第十六節 應結

應結者、應起處以歸一線也、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結處應之云、「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 篇法篇

篇法者、組織一篇之文者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謀於始也、東湖西浦、南山北原、淵潭相接、巒陵相望、謀於中也、平泉花木、綠野亭臺、雖淵明之荒徑、而松菊猶存、雖顏子之陋巷、而環堵自若、謀於終也、故首尾照應、中間段落、務使條理秩序、脈絡貫通、則謀篇之法得矣、

## 第一章 完全之篇法

完全者、乃純乎爲全篇之法則、首尾腹背、全體貫通、無所隔閡、若是者、約有數端、

### 第一節 提綱法

提綱法者、提舉一篇大意、置於篇首、以下總此一義也、孟子之文、善用此法、如動心、章、先提出動心、次以養勇、申之、復以知言、養氣、詳盡曲折、發揮不動心、又如論性、喻以杞柳、喻以湍水、喻以食色、縱橫反覆、總不出此、

### 第二節 敘事法

依事直敘、不須曲折、如造宮室、門階戶牖、平鋪直豎是也、若班固、諸侯王表、序、是謂直敘、略載事蹟、經之以意、如空中樓閣、莫知意匠之所經營、若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是謂意敘、又有併敘法者、或將往日零散之事、或卽現在零散之事、或舉同類之理、或集同類之

言。敍於一處。如左傳。晉殺其大夫。三卻。楚公子比。自楚歸。宋魏獻子爲政。等篇。併敍於篇首也。吳使子札來聘。韓宣子如楚。晉楚戰於郟。等篇。併敍於篇中也。呂相絕秦。中行獻子伐齊。等篇。併敍於篇末也。又有正敍法者。平正敍之。文之語意。竭盡無餘者也。如孟子。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是也。

### 第三節 照應法

照應者。立言於前。必有以應之。如蘇軾赤壁賦。風月二字。通篇照應。國策魯共王擇言。酒亡其國。味亡其國。色亡其國。高臺陂池亡其國。下應以主君之酒。主君之味。左白台而右閭。須前夾林而後蘭臺。文法何等緊醒。

### 第四節 抑揚法

凡文欲發揚。先以數語收束抑壓。令其文氣收斂。筆情屈曲。後隨以數語振發。使文章有氣有勢。光燄逼人。此法於文中用之極多。有先抑後揚者。如蘇軾范增論。荀卿論。是也。有先揚後抑者。如司馬遷項羽本紀。是也。若韓愈送文暢浮屠序。止取其文詞。揚中之抑也。又與孟簡尙書書論孟子功。意與而詞不與。抑中之揚也。

### 第五節 問難法

凡作辨論文字，須設爲問難，以己意分解之，如此義方明，理方透，文亦精蘊宣昭，神采煥發，若漢罷鹽鐵議，歐陽修春秋論，蘇洵春秋論是也。

### 第六節 渾含法

有文焉，全篇不直說盡，設爲疑擬之詞，駁詰辨論，待閱者自悟其是非，是謂渾含法，如韓愈諱辨是也。

### 第七節 暗論法

此法於行文，以多數之意相抵觸，互發其議論，而精神所注，則在意中所專主者，如蘇洵辨姦論，意中蓋指王安石，而文中却不說王安石，引王衍盧杞，舉其事迹心術論之，下暗斷云，「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痛詆安石，下云「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仍切論安石，「雖有願治之主。」指神宗，「好賢之相。」指司馬光，「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通篇皆用暗論法也。



第八節 推原法

推原法者、推本題之原理、而發議論也、如蘇軾荀卿論、推出李斯之禍、韓非論、推本老莊之禍、荀卿論、將聖人之道、透出一段於中、韓非論、將孔子之言、發一段於前、皆於題上根據一層大議論、爲破題之的者也、韓非李斯、與老莊荀卿、俱極相反、却俱有極相原本之處、

第九節 比興法

比興法者、寓言是也、有全以比興不說正意而發揮者、韓愈雜說上下篇是也、有前章專以彼物發揮、末章含一句正意者、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是也、有前章專以彼物發揮、末章綴數句正意者、柳宗元捕蛇說是也、有一章以彼物與正意相半發揮者、韓愈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蘇軾稼說是也、有首章末章發揮正意、中段以彼物形容者、蘇洵明論是也、

第十節 分總法

文章有總有分、則神氣清而力量勝、故前總發者、後必分敘、前分敘者、後必總發、有總提分應者、如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分三段應之、首段解天時不如地

利。次。段。詮。地。利。不。如。人。和。三。段。專。言。人。和。而。斷。以。得。道。多。助。一。節。緊。一。節。又。有。總。提。總。收。者。如。賈。誼。先。醒。篇。前。總。提。大。意。中。分。三。段。分。應。末。又。一。總。收。是。也。

第十一節 反覆法

反覆者、全篇只是一意、表裏縱橫、言之無不曲達、如賈誼陳政事、疏命意祇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而通篇反覆言之、却成如許大文、

第十二節 翻案法

翻案者、力翻成說、自出新義、言之確有是理者、如郭子章管蔡論是也、

第十三節 針棒法

細小之事、張大言之、是謂針棒法、如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是也、

第十四節 牽合法

牽合法者、本論此事、而以他事牽合成篇也、如史記酷吏傳、郅都寧成、義縱、趙禹、張湯、事、皆牽合而成、藺相如廉頗列傳、相如廉頗趙奢事、亦多插敘、

第十五節 排比法

散體寓對偶者、如韓愈原毀篇是、文公此作、原本孟子熊掌章、爲後代排比之祖、於集中

爲降格，然賓主開合，荆川得之，雄視一代。

### 第十六節 擊蛇法

語稱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首尾皆應，於文亦有此境，如韓愈爭臣論、通篇四問四答，而首與腹尾，關應一線。

### 第十七節 點睛法

文章有全篇不說出所以然，至篇末方說明者，謂之畫龍點睛，此等文法，極飛動活潑，如莊子庖丁篇，至末始發明全篇本旨，又國策鄒忌說齊王篇末云：「此之謂戰勝於朝廷。」正意始明，又賈誼過秦論，每段可以說出正意，却段段蓄住，至結處方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點睛飛去，有是神妙。

### 第十八節 脫胎法

文章有就古人一句，而演出絕大一篇文字者，如韓愈原道，本禮運「先王以承天之道」句發揮，而結之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柳宗元捕蛇者說，本曲禮「苛政猛於虎」句發揮，而結之以「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是爲脫胎其意，若揚雄解嘲之本東方朔答賓戲，脫胎其體裁也，蘇軾表忠觀碑之本史記楚漢諸侯王年表，脫胎其氣骨。

也。韓愈送孟東野序之本考。工記梓人脫胎其字也。杜牧阿房宮賦收處之本。莊子南伯子綦篇脫胎其句也。大凡文之迴不猶人者其必有所本乎。

### 第二章 偏闕之篇法

有一種篇法、多關係乎章段之節、而又不得目之爲章法者、其於篇法、蓋具體而微、故有偏而不全、闕而不完之處焉、若是者、亦約有數端、

#### 第一節 相形法

凡文必相形而見、如孟子今王鼓樂於此、必借田獵相形、言放心以放雞犬相形、言伐夜氣以牛山之木相形、是也、

#### 第二節 層疊法

層疊法者、一層重一層、如韓愈伯夷頌、最爲著明、其起二句、已含下四層矣、餘若臧哀伯諫魯桓、郤鼎、李遐叔政事堂記、夏子喬廣農頌、文勢皆如峯巒層出、波濤疊湧、讀之快心暢意、不覺其繁、

#### 第三節 賓主法

賓主法者、譬說甲事、援引乙事以指甲之事理、如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堯舜禹湯治天

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下接以往時、張旭善草書一段、以爲上人之賓、而愈見上人之草書之善、是謂借賓形主、

#### 第四節 緩急法

緩急者、急脈緩脈之謂、韓愈諱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若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是急脈也、下云、「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孟歟、」是緩受也、又「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是緩脈也、下云、「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是急受也、

#### 第五節 論斷法

孔子論舜、先斷曰、「舜其大知也與、」下方申論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孟子論梁惠王、先斷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下方申論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先斷後論法也、若左傳晉文公教民而用、末章結斷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又記晉悼公賜魏絳和戎之樂、末斷曰、「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是先論後斷法也。

第六節 預伏法

文何以貴有伏筆、以文中所載、不止一事與一意、或此一事一意、不能於篇首卽見、而見於中幅、或見於後幅、若突然出之、嫌於無根、故於篇首預伏一二句以爲張本、則中後文章、皆有脈絡、如左傳鄢陵之戰篇、預伏姚句耳、與往、公出奔次於陽州篇、預伏叔孫昭子如闕是也。

第七節 借論法

借論者、如韓愈後廿九日上宰相書、借周公以形之、而成一篇大文者也。

第八節 推廣法

文至後幅、正義已盡、難以發揮、可於題外推廣一層、苟說得有關係、有根據、則前半文情、得此愈振動也、如蘇軾留侯論、末段云、「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是推廣言之也。

# 漢文典文章典卷二

## 文訣

文字卽語言也、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則爲辭、著之簡策則爲文、古人尙質、故於文也、惟論辭、易繫修辭、語詳辭達、是也、後世質亡文勝、故陸機論文心、韓愈論文氣、劉勰蘇轍、復大暢陸機韓愈之說、逮宋陳騷、則論文則明王文祿、則論文脈、至近世章實齋、又推論文德、未有論及文訣者、有之、則宋樓昉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元倪士毅作文要訣一卷、然樓書乃總集之例、倪書爲論著之類、隨感而發、不專事於訣也、訣者、巧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言可心悟不可口授也、然是說也、以之例文、則義不全、文章之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不可示之以機括、試體驗之、有爲文章所必有事者、得數義焉、作文訣第二、隸篇五、

## 文品篇

文品猶人品、大抵不外陰陽二性、屬於陽者、光明正大、恢廓豁達、皎似青天、朗若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有威鳳祥麟之概、有生龍活虎之勢、磊磊落落、英姿颯爽是也、屬於陰者、依阿洩忍、回伏隱匿、糾結若蛇蚓、瑣屑若蠨蝥、狡猾若鬼蜮、陰鷲若盜賊、詛咒若

巫祝閃爍狡變、不可方物、又一態狀也、昔鍾嶸品詩、各得其當、唐司空圖作詩品、亦復盡致、文章之中、豈無斯義、爰舉文之優勝者論之、

### 第一章 莊重類

莊重之文、必運以渾厚之意、出以謹嚴之筆、其氣魄則閎而大、其丰神則瑩而澈、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時發見於外、此類是也、

#### 第一節 典雅

典者、法也、必熟於前史事迹、并當代掌故、乃可言之、雅者、有精理、有名言、有微情、有妙旨、典則左國、雅則詩禮、兼其長者、厥惟尙書、

#### 第二節 雄渾

雄渾者、氣力有餘於文之外者也、此等文品、推揚子雲、韓昌黎、子雲精於選字、昌黎工於造句、字新奇、句倔強、更得瑰瑋之氣、勁健之筆、以行之、此文之所以雄渾也、

#### 第三節 崇大

有靈臺明堂之氣象、山嶽湖海之局度、而後可爲崇大之文章、韓退之原道、舉黃老佛而皆非之、方遜志釋統、舉秦晉隋而並黜之、凡若此者、議論何等正大、孟子所謂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者、有此品概矣、

第四節 閎肆

閎中肆外、韓文有焉、不善學者、閎失於寬、肆失於放矣、

第五節 謹嚴

尙書之謹嚴在詞、春秋之謹嚴在意、惟此二者、史家之祖、子長得尙書春秋之嚴、故史記之文明、孟堅得尙書春秋之謹、故漢書之文慎、明則文之妙在疎、慎則文之妙在密、

第六節 高遠

文高則氣雋、文遠則味永、高必能超脫、遠必有含蓄、窮理以擴識、立意以養神、居九天而俯視、羌落落而寡羣、昔人謂子長文字峻、高遠之謂也、

第二章 優美類

優美之文、如散錦明珠、如絳霞青靄、如遠山近水、如芳草奇花、明媚動人、情文並至、此類是也、

第一節 豐潤

豐者、隆也、潤者、澤也、豐潤之文、西漢鄒陽枚乘司馬相如杜欽谷永之文是也、若六朝之

顏謝江鮑任沈徐庾崔魏薛溫諸人之文、得鄒枚司馬杜谷之潤、而無其豐、故限於駢儷區域也、

第二節 殊麗

古今稱殊麗之文、必推司馬長卿、揚雄謂辭莫麗於相如、故雄酷摹之而求其似、退之所謂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者、亦此也、惟不善學者、易流於淫、此子雲所以致意於則也、

第三節 委婉

秦漢以下、去聖漸遠、詞氣不無迫切之病、惟左氏所載諸國往來之辭、與君臣相告語、辭不迫切、而意味獨至、

第四節 和易

語淺意深、言近旨遠、微而顯、婉而多風、約而成章、其國風乎、

第五節 秀美

羣巒列岫、非不壯觀、而怡情惟秀峯、萬派千流、非不助興、而生趣惟秀波、文之秀者、易以感人、茂矣美矣、其惟柳文、

第六節 蘊藉

蘊藉之文、氣味和厚、丰采溫潤、理有餘趣、神有餘閒、詞盡而意不窮、音絕而韻未已、微情妙旨、恆在言外、淵明之文有焉。

### 第三章 輕快類

輕圓快利之文、貴施以美倩流轉之筆、文無論大小、而能動人興會、沁人肺腑、發人神采者、此類是也。

#### 第一節 神妙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來無端、其去無迹、其蘊藏也、不可測度、其發見也、不可形容、由變化之極而無所不通、其莊子之文乎。

#### 第二節 飄逸

飄飄乎有凌雲氣者、相如之文、在世出世、淵明有焉、逸少東坡、並具此致。

#### 第三節 平淡

文以意勝者、詞樸而文高、意不勝者、詞華而文鄙、平淡之文、以意勝者也、雖太羹元酒、苾芬不足、而至味存焉、然必如東坡所謂出於絢爛之極、方能以此勝人、否則土鼓瓦缶之音、亦奚貴哉、六經皆大文、實平淡也。

第四節 瀟灑

瀟灑之文、以晉爲最、晉尙清談、故人物風流、悠然世外、淵明心境俱閒、與道大適、柳子厚得之而爲遊記、蘇東坡得之而賦赤壁、俱極品也。

第五節 新奇

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易義之新奇也、觸蠻立國、蕉鹿聽訟、莊列之新奇也、帝閣叩天、鬼情察地、離騷之新奇也、假象寓言、語意新奇、千古大文、不可多觀。

第六節 圓適

圓於古文不甚宜、然曾滌笙有言、「子長相如子雲、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相如子雲、戛戛獨造、而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若是、可知機調圓熟、詞意圓足者、乃世俗之所謂圓也、使子長之疎曠而無圓、則散失矣、使相如之跌宕而無圓、則浮滑矣、使子雲之奇麗而無圓、則淫靡矣、使昌黎之倔強而無圓、則艱澀矣。

第七節 滑稽

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者、在戰代爲滑稽、在六朝爲俳諧、蓋始於齊髡穰田飲酒之對、優孟

山居耕田之歌、而濫於南朝驢九錫雞九錫之文、然此等文章、雖近於戲、實以諷切當世、故退之毛穎傳、亦致意於中書君老不更事、餘若柳子厚臨江之檄、黔之驢、永某氏之鼠、亦衛武所謂善諛不虐者也。

#### 第四章 遒勁類

遒勁之文、以雄健之筆、豪爽之意行之、句能屈鐵、筆能扛鼎、拔劍斫地、懸崖勒馬、此類是也。

#### 第一節 清剛

清者、有純一之質、剛者、有果敢之氣、不分陰陽二性、皆含此氣質者也、子長史記、臻此境界耳。

#### 第二節 強直

堅強不屈、正直不阿、此文之切實言之者、孫吳之文是也。

#### 第三節 豪放

豪放之文、其勢如萬馬之衝、河流之決、東坡爲文、放言高論、辨難攻擊、雖厲聲色、露鋒銜、而氣力雄健、光焰長遠、自若也。

#### 第四節 傾險

文之險者、莫如易春秋、至戰國策、極矣、易稱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春秋言六鷁退飛、星隕如雨、是猶於字句間求之也、若不矜奇字奧句、而有若履危石者、則惟國策、

#### 第五節 峭刻

峭與峻異、較卓亦殊、刻與精異、較深亦殊、言峭則介甫、言刻則韓非、習刑法家言者、文每如此、

#### 第六節 英銳

識力超卓、才情煥發、崢嶸卓犖、精采眩目、氣象逼人、賈誼鼂錯之文、可誦也、老泉權書、庶幾匹之、

#### 第七節 勁拔

勁拔之文、由詞氣之凝鍊、甘誓湯誓牧誓之文、其標準也、後世惟蘇明允爲有得焉、

#### 第五章 明晰類

文之爲道也、不可以繁蕪、不可以褻邪、不可以晦塞、明辨以晰、方可言達、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此類是也、

## 第一節 簡潔

簡非較量字句之多寡、篇章之長短也、庸弱怠緩、雖一句亦嫌其煩、切到精深、雖連篇亦謂之簡、檀弓之文、多則數句書一事、少則一二句書一事、語簡味長、精妙無匹、至若不潔之病、不獨字句繁冗、卽義理叢蕃、篇章複雜、皆爲蕪穢、子長以潔許離騷、子厚以潔許史記、千古文字之可稱潔者、此而已、然文章之道、欲簡必求諸潔、欲潔必求諸簡、二者功有獨至、無偏勝也、

## 第二節 平正

平正者、不頗不偏之謂、大凡爲文、必道理公平而純正、詞意允平而嚴正、局度寬平而方正、議論和平而雅正、若此之類、論語是也、

## 第三節 明暢

縱橫議論、發揮盡致、雄談快辨、茂美條達、是謂明暢、古文中工言權術而極明暢者、無過於國策、善言義理而極明暢者、無過於孟子、

## 第六章 精緻類

文無蟲雜之累、疎略之疵、偏駁之病、瘠弱之嫌者、方爲精緻、易稱吉人之辭、此類是也、

第一節 精約

論理萬殊、論道一貫、精約之謂也、孔子老子之文、其闡道說理、有此功用、

第二節 縝密

縝密者、功力兼到無懈可擊之謂、文之能以縝密稱者、周禮之記載、漢書之敘述而已、

第三節 純粹

純粹者、不雜之謂、諸子百家、大純而小疵、惟六經、則純粹以精耳、

第四節 温厚

温厚者、詩教、感發懲創、極悱惻纏綿之致、詩三百篇、非元音歟、嗣其響者、劉向匡衡、其文不矜才、不使氣、而温厚之度、自在言外、

文要篇

爲文之道、當知所要、耳目所注、心思所貫、誠中形外、睥然盎然、古來作者、胥於此研究焉、

第一章 內容

人之一身、萬象俱備、積之既厚、內蘊畢宣、反而求之、有得於心、其斯爲文之本歟、

第一節 性



性者、天所賦、人所養、由過與不及、底於中行、故當裁抑狂狷、蓋立言不慎、發於政、害於事、可不謹歟、世之人著書立說、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揆厥宗旨、失其本性者、何哉、又有矜心作意、以民物爲事功、以仁義爲口說、而求之行事、則所言異趨、又有悲歌慷慨、以託諷、弔古傷今、以寓言、就而審之、則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抑又何也、微言絕、大義乖、卮言日出、道隱而弗彰、有毗陰毗陽之病、而乏剛克柔克之功、則文之所失者大矣、

### 第二節 情

文何以有溫厲華樸之殊、以喜怒哀樂之情異也、情不可以顯言者也、故卽事以寓之、卽物以寄之、登山則情滿於山、臨水則情生於水、觀人物則情係乎人物、惟以情勝者、多感人之言、其蔽也、不失於悽愴、則失於豐縟、此溫柔敦厚、所以必推詩三百篇、

### 第三節 質

文屬虛、質屬實、虎豹無文、犬羊同羶、文不麗質、烏能成文、雲霞虹霓、文矣、不附天不見、花草竹木、文矣、不載地不見、冠冕服裳、文矣、不施身不見、刺繡黼黻、不標於錦帛、不文、雕琢刻鏤、不登於器皿、不文、毛羽鱗角、不麗於物類、不文、文章之道亦然、體之辨、意之經、氣之貫、辭之遺、格局之佈置、聲調之抑揚、篇章之鋪敘、字句之琢磨、縱橫馳騁、務盡其才者、皆

文也、而其所敘之事、所言之物、所議之人、所論之世、所闡之理、所明之道、所彰之義、所述之情、乃質也、視其質之如何而施文焉、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 第四節 理

理有演繹歸納二法、歸納法者、由各事實而定一公理、演繹法者、由一公理而證之各事實、文章之道、千變萬化、不可以一端盡、故法者、僅以示不學之人、而理者、雖通人不能外也、

#### 第五節 意

張文潛曰、文以意爲車、故欲求雄奇矯變之文、須有超羣離俗之意、自漢以後、記誦之學起、於是得言忘意之弊興、而拘文牽義之徒衆矣、故或立論過盛、則與事相違、出言過辨、則與義相失、措辭過美、則與情相悖、原其所失、由於旣昧載道之誼、復懵述志之旨、東坡不云乎、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言盡而意不盡者、尤爲極至、

#### 第六節 思

文貴構思、構思者、非必如子虛百日、三都十年也、卽鸚鵡一揮、賚豆七步、亦能美善、語稱潘緯十年吟古鏡、蘇涓一夕賦瀟湘、才有遲速、而工拙不計焉、是以疾若枚舉、何傷於速、

工如司馬奚病於遲。

### 第七節 度

如大海迴環、涵之靡盡者、度之宏也。如萬丈絕壑、探之罔極者、度之深也。如平原萬里、望之無際者、度之遠也。如秋波千頃、撓之不濁者、度之清也。如鶯簧百轉、揚之彌高者、度之和也。蓋必有卓絕之學識、而後有恢宏之襟抱焉。

### 第八節 氣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磅礴鬱積、沖迴曼衍、爲日星、爲雲霞、爲山川、爲人物、是皆以太氣所鼓鑄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清淑純粹、淵沈深樸殊焉。有剛大挺特之氣、而輔以中正粹美之學、於是或樸或勁、或鬱或蒼、而文章美備矣。否則息奄奄、光沈沈、文氣不揚、安望士氣之昌、民氣之振也。

### 第九節 骨

騏驥居槽櫪而羣馬皆空者、峻峭之骨陵之也。鳳凰翔雲霄而衆鳥皆伏者、柔和之骨勝之也。是二物也、放之不知其幾千里、息焉則止於皋、集於林、而秀勁無匹者、何也。文章亦然、立意周、持論精、修辭潔、用字勁、則骨立矣。彼意無倫緒、論不通博、辭有枝葉、字失繁簡。

者、病在骨也、

### 第十節 趣

文趣有二種、一詼詭之趣、一閒淡之趣、詼詭之趣推莊子、東坡稍似之、閒淡之趣、惟陶淵明、柳州遊記、亦能髣髴、稽諸在昔、作者如林、然相如曼倩之文、詼矣而詭不足、蘇秦張儀之文、詭矣而詼不足、逸少太白之文、閒矣而淡不足、永叔子鞏之文、淡矣而閒不足、此莊周淵明、所以曠代無聞、而東坡柳州、亦易世不可多覩者也、

### 第二章 外象

寓於目者形色、接於耳者聲音、變態之呈、隨地而易、充積發見、斯文乃昌、

#### 第一節 機

機者、無心遇之、偶然相觸而發見者也、有虛元之機、有灑落之機、有渾灑之機、有流利之機、有輕倩之機、機者、動之微、思想之所出、意識之先見者也、莊子三十一篇、總是以得機勝人、邵芝南云、「機存於手腕之中、行於意想之表、有者宿不能得、而初學得之者、有終日構思不成、而倉卒立就者、機一得、則諸妙悉來於筆下、虛靈變化、無所不備、」知文之言也、

## 第二節 勢

文勢有如峯巒之層出、有如波浪之疊起、有如破竹、有如擊蛇、有如珠之走玉盤、有如鳥之翔太空、有如駿馬下坡而銜勒不能馭、有如怒濤衝舟而篙纜不能止、蓋有筆未到而氣已吞之象焉。

## 第三節 采

雲霞虹霓、光何爲而閃爍、花草竹木、色何爲而妍麗、鸞鳳翬雉、羽何爲而爛斑、虎豹獅熊、毛何爲而彪炳、鱗介有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昆蟲有蒼虬青龜、粉蝶碧螢之豔爛、是皆所謂采也、文亦有不可磨滅之精采、如石韞玉、山爲之輝、如川懷珠、水爲之麗、然要非判白妃紅之謂也。

## 第四節 調

夫聲有清濁、音有緩急、此天籟也、清濁相和、緩急相錯、而調生焉、感人動物、卽在乎此、土缶瓦鼓之不足動人心志者、非雅樂也、桑間濮上之徒悅人耳目者、非正音也、二弊不蹈、斯文遂高、一簡之內、音韻盡殊、一句之中、輕重悉異、欲知此妙、注意聲響。

## 第五節 筆

文章之佳、皆由筆妙、橫空而來、有飛將軍自天而下之勢、秉筆直書、有振衣千仞岡之概、敘論明晰、有開門見山之象、雍容揄揚、有嘉賓謁襲而來之度、或引申、或直敘、或推論、或寓言、察主義之奚若、審伏脈之如何、凡筆機筆勢、筆陣筆力、筆意筆致、筆情筆華、種種筆妙、層出不窮、用之不盡、令人莫測其端倪、此用筆之妙也、

### 第六節 境

高處立、平處坐、闊處行、幽處玩、此天地之所以與我、而人情之所同欲也、太空冥冥、不著浮煙、青雲靉靄、溫風來前、斯何象耶、置身太華、俯瞰東海、山高水長、千巖萬派、斯何景耶、萬里沙漠、茫茫紫塞、立馬而馳、須臾千里、斯何況耶、兩岸桃花、一溪芳草、鳥語禽言、笙簧解惱、斯何趣耶、楊柳風來、梧桐露滴、唧唧蛩吟、助予歎息、斯何情耶、緬幽鑿險、西蜀陰平、一鼓奏捷、三軍告成、斯何概耶、天地吾廬、風雨櫛沐、物與民胞、悠然心目、斯何度耶、土膏沃厚、蓓蕾勾萌、春雷一震、萬物俱生、斯何狀耶、文章之境、有一於此、未或不豪、

### 文基篇

千霄之木、始於勾萌、九層之臺、肇於白石、宇宙萬事、皆有基本、倘樹基之不固、必勤苦而難成、文家於此、故當審其所宜、度其所貴、戒其所忌、云爾、

## 第一章 文宜

錦以組織而成、玉以雕琢而見、剪綵可以爲花、構木可以成室、一切美術奇技、悉在意匠之經營、文亦若是而已。

### 第一節 宜是正名稱

名者、包含政與學二義、屬於政者、因言事之不順成、極而至於刑罰不中、故孔子必正名、屬於學者、由命物之初始、推而至於心體之感、故荀子必正名、名之理至精、而其用至大、原斯學之肇祖、則始於解字析詞、大戴禮曰、發志爲言、發言爲名、故名起於言者也、爾雅說文、皆述名以指實、故因名而知物、因名而悟音、因名而辨體、因名而生義、因名而成字、名之於文、非其要歟。

### 第二節 宜研求用字

文字肇作、訓詁聿興、爾雅諸釋、字義晰矣、廣雅釋名繼作、務在博洽、而精義蓋寡、夫古人未嘗製無用之字、周誥殷盤、豈好爲佶屈聱牙哉、揚雄爲漢代文家、而致力全在字法、訓纂一書、世稱雄獨識字、文選載班張馬揚左郭諸賦、務使搜括古字、以誇淵博、其梳櫛名物、古訓是式、何爲其然也、蓋文章之妙、工者字實而文真、拙者字浮而義窒、曾滌筮曰、「

唐宋文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不誤。由是觀之，用字可忽哉。

第三節 宜揣摩情勢

揣摩情勢者，如蘇秦說六國，撮其大旨，不過曰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自盡之術，而彼平日能悉各國之形勢，審各國之人心，搜各國之往事，探各國之所重所輕，測各國之所畏所忌，天下機局，如在目前，故周流六國，而議論不窮。

第四節 宜布置格局

文章全在布格，格者，布置之體段也。雖正變高下不同，而作文之時，必先定一格，以爲布置之準則，文章乃成篇段，不知運用，則機神不應矣。

第五節 宜警策取勝

警策者，於文氣弛緩時，忽生一二奇語，引起題意，如長途疲馬，一加鞭策，馳走如飛，故謂之警策。

第六節 宜關鎖得勢

文勢至極流動極快利時，須用關鎖，如山繞水走，不得關鎖，則氣不結聚，文何足觀。

第七節 宜頓挫中節



頓挫與抑揚同類而稍異、文之抑揚、就一人一事上言之、若頓挫、則於一語一句中見之、有頓、則文不逸軌、蓋文至勢急時、宜用頓以凝之、有挫、則文不橫決、蓋文至氣盛時、宜用挫以斂之、

第八節 宜跌宕生姿

樂之感人、非以聲、乃音也、節也、文之有跌、合乎樂之有節、文之有宕、合乎樂之於音、馬在峽下、失蹄顛躓、而忽然躍起、是跌之姿勢也、舟在水中、遇風蕩漾、而逸趣橫生、是宕之妙用也、

第九節 宜離合有情

離合者、謂將與題近、忽然颺開、將與題遠、又復掉轉、迴環往復、如舞者之轉盼、歌者之發音、若迎若距、誰能遣此、

第十節 宜虛實互用

文章非實不足以闡發義理、非虛不足以搖曳神情、故虛實宜相濟也、

第十一節 宜點綴成妍

點綴者、如金玉之用雕刻、綾綺之裝花錦、雖無益於實用、而光怪陸離、亦屬美觀、否則匡

廓枯寂、無華贍之致矣、

第十二節 宜聯絡無痕

聯絡之處、爲文章筋節所在、已發之意、賴此收拾、未發之意、藉此開放、或轉折而下、或直捷以渡、反正長短、皆所不拘、要當委曲矯健、不使稍有痕迹、

第十三節 宜波瀾饒趣

或插他說於本文之間、或別立一說、異樣變化、現種種之情趣態狀、而發其淵淵之聲、作作之光、如風吹水面、而生淪漪、此等文章、分外生趣、

第十四節 宜鋪排各當

行文之妙、全在鋪排、或游衍以取神、或含蓄以作勢、或停頓以舒氣、或從容以養度、或排奐以厚力、或瀟灑以移情、苟鋪排之法疎虞、則先後失宜、進退失序、而雜亂無章矣、

第十五節 宜反正相參

如表面用正筆、裏面須用反筆、裏面用正筆、表面須用反筆、一反一正、參互錯出、此法純熟、文章十分透澈矣、

第十六節 宜隱伏不突

文章最忌唐突，是謂無因至前，故伏筆最要，或前章顯起，後章隱伏，或前段隱伏，後段表出之，如是，則前後之氣脈相通，雖長篇大論，決無支離之病矣。

第十七節 宜擒縱有方

擒縱者，如貓之捕鼠，欲縱先擒，欲擒先縱，文章有擒縱，則不平矣。

第十八節 宜敘事舉要

文貴舉要，如太史公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故不著，此可見史公爲文，必在舉要矣。方靈皋謂史公此言，示後世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信哉。

第十九節 宜遙接養氣

文章有意雖發揮未盡，而有不得不暫住之勢，若復加闡發，氣必弛懈，神必散漫，惟將他意插發一段，則神氣始振動華瞻，插發之後，復接前意立論，謂之遙接。

第二十節 宜描寫逼真

描寫者，猶畫者之寫真也，容貌毫髮不類，不得謂之工，類矣，而神氣稍有不類，亦不得謂之工，如出師表，諸葛描寫忠誠，如陳情表，李密描寫至孝，離騷，屈原描寫憂愁，歸去來辭，淵明描寫雅潔，又柳子厚永州八記，范文正岳陽樓記，蘇子瞻赤壁賦，描寫山水樹石之

景致是殆有美術之技能者矣、

第二十一節 宜摹仿得神

文貴獨造、不貴摹仿、然文雖不貴摹仿、而欲使古今文體、胸無不備、不爲鉅題所壓倒、不爲窄題所束縛者、必以摹仿爲門徑、自古迄今、善摹仿者、二家、一揚雄、一韓愈、雄擬易擬論語、可謂工於學古矣、然其迹可得而尋、不能掩也、求效法古人而盡變古人之形貌者、惟退之、退之集中、諸體俱備、原所自出、則由摹仿、故韓文者可爲初學之津梁、子雲退之以來、摹仿之術無傳焉、李空同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爲窠臼、茅鹿門以機調仿唐宋、而唐宋爲俗套、洵乎斯道亦非易易也、

第二十二節 宜竄改無瑕

禰正平賦鸚鵡、援筆立就、文不加點、當世稱道之、若是乎點竄不宜於能文者也、然子建好人譏彈、隨時改定、廬陵爲文、先貼於壁、時加竄改、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文章之竄改、雖名家不諱也、

第二十三節 宜長短合度

文章長短、不拘一律、如左傳邲之戰一篇、長二千八百七十字、韓之戰一篇、長二千一百

六十三字、若鄭人侵衛篇、僅八十字、考仲子之宮篇、僅六十二字、此左氏之文、長短不拘一律也、又如司馬遷項羽本紀、長八千八百一十九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十三字、若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止六十三字、此司馬遷文章、長短之不拘一律也、故知文章當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

### 第二十四節 宜引用有法

凡文章引用經傳、或諸子百家、及名人文集、乃文家之常事、然必引用精當、否則贅矣、有全引者、如歐陽修送王陶序、全用易象是也、有牽引者、如韓愈重答張籍書云、「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夫子何嘗與衆人辨也、又送孟東野序、「夔弗能以文詞鳴、又自假於韶以鳴、」此所謂牽引也、又有論引者、引古人之事而論之、如獨孤及季札論、援秦伯讓國之得、以證季札讓國之失也、又有化用者、引用經傳、添減字數也、有但取書意者、有合兩句爲一句者、有改其字者、如詩碩人篇、「衣錦褻衣、」中庸引作「衣錦尙絅、」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左傳引太誓、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韓愈爭臣論、引孟子語、全出增減、變化成句、

第二十五節 宜譬喻顯旨

莊子之文、寓言十九、孟子當辨論窮極處、恆以譬喻解脫之、後世文家亦多用此、其法有十一、直喻、顯而易見、如孟子「猶緣木而求魚也」、「論語」譬如北辰、「書」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是」二類喻、取其「類」而比次之、如書「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是三詰喻、喻中有詰難之辭、如論語「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四博喻、喻之以多爲貴也、如書「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是」五簡喻、文雖畧而意甚明也、如左傳「名、德之輿也」、「孟子」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是」六詳喻、必假多辭而後義顯也、如荀子「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是」七引喻、援引陳言以證其事、如左傳「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是」八虛喻、事理兩無所指、而以空言爲喻也、如論語「其言似不足者」、「是」九渾喻、與正意渾融也、此法惟莊子之文有之、後世如昌黎者、尙著有類於此、何以異此等語、十隱喻、其文雖晦、其義可尋、如禮記「諸侯不下漁色」、「國語」軍無秕政、「是」

作文之道、貴有原料、化合離質、以集衆妙、衆妙既集、乃有體要、不是之求、而欲文章之工、烏可得哉、

### 第一節 貴公

議論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褒貶不明、但臧否不可以遠實、褒貶不可以失中、末學私心自用、不知人而論世、不畧迹而原心、隨己之見、臧否之、褒貶之、故恆有沒往事之真情者、古昔諸子百家之所言、劉向校書敍錄、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人於著述、皆無私門也、何後世承學之士、如柳州論封建、挾私意以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義、唐宋大家、不能免此、況其他乎、夫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要也、文章之於世、欲其興教化而啓來者、私意施之、奚可哉、

### 第二節 貴實

六經皆大文者、實也、易之文、天行之實理、書之文、人治之實事、詩之文、人倫之實情、春秋之文、王者之實政、禮之文、國家之實法、樂之文、世界之實樂、故六經無虛文、亦六經有實用、後世文士、索虛責實、於是夸毗者不務實、而文僞矣、徼倖者不知實、而文薄矣、穿鑿者不崇實、而文虛矣、謬妄者不徵實、而文譎矣、誕怪者不求實、而文幻矣、朱子曰、「作文字

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語類百三十九斯言也、近之、

### 第三節 貴曲

直木無文、曲木有文、平水無文、曲水有文、曲之理至矣、是以文家有故意天矯、其筆以爲詼詭者、莊子之文是也、有故意跌宕、其詞以作波瀾者、卿雲之文是也、有故意澹逸、其句以成淵懿者、劉匡之文是也、有故意盤旋、其氣以致倔強者、昌黎之文是也、此皆得力於曲者也、周秦之文多意曲、漢唐宋之文多筆曲、江左六朝之文多辭曲、故無論上而馬揚班張左郭、其雄偉樸茂、無不由曲而來、卽下而潘陸任沈江鮑徐庾、詞氣雖薄、而字句之間、其筆之能達也、亦何莫非以曲勝哉、

### 第四節 貴斂

文若如輕舟順流、一往不返、則雖詞雅氣盛、而黃河九曲、一決千里、亦無足觀、蓋文章雖至大議論、其極力發揮處、不過數語、便當斂筆藏鋒、以取勢、故宜頓挫之、跌宕之、以盡其妙、

### 第五節 貴強

強者、陽剛之美者也、此惟退之得之、韓文之所以過人者、倔強而已、



## 第六節 貴肖

朝廷宗廟之題、文貴嚴肅、山海軍旅之題、文貴雄壯、林泉隱居之題、文貴清逸、游賞宴樂之題、文貴和易、神怪豪俠之題、文貴奇偉、宮殿臺閣苑囿士女之題、文貴殊麗、上古事迹鼎鐘刻石之題、文貴穆雅、登臨眺覽之題、文貴高曠、是皆所謂肖也、否則、譬猶畫師寫真、衆美畢具、而於所圖之人不類、其能免世俗之譏評也、幾希、

## 第七節 貴要

古詩所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者、何謂也哉、刺客之殺人也、必擇要害而中之、兵家之爭地也、必窺要道而據之、行文之道、亦貴擇要、一題有一題之要、舉其要而言之、高踞題巔、獨標真諦、安有枝葉、故有絕不鋪敘本題、而題之奧妙、抉剔無遺、題之神魂、攝提不散、任筆陣之縱橫、總發揮而盡致、此之謂要言不煩、

## 第八節 貴變

易曰、通其變以盡天下之文、故文章以萬變而益工、善變化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千形萬狀、橫恣溢出、雖嬉笑怒罵、亦成文章、不知者反是、

## 第九節 貴當

記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何謂當、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如是而已、

第十節 貴熟

古人文筆、往往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由熟故也、歐陽修曰、文章之道在熟、變化之態、皆從熟生、瞿昆湖曰、熟極自能生巧、諒哉、

第十一節 貴博

博也者、周徧廣闊、無所不有、無所不包之謂、然不可失之衍、衍則流於泛、亦不可失之寬、寬則流於廓、老於典故者、其庶幾乎、

第十二節 貴鍊

金不鍊、不足以成器、辭不鍊、不足以成文、善鍊者、刪其文、不沒其意、節其字、仍達其詞、否則駢拇枝指之病雖除、而戟舌聱牙之疵難免、亦何取焉、

第十三節 貴脩

脩者、翦裁之謂、陸機文賦、病榛梧之勿翦、劉勰雕龍、謂蕪穢之宜裁、易曰脩辭、語曰脩飾、均於此兢兢焉、

第十四節 貴節

柳子厚自述其爲文曰、廉之欲其節、蓋不節、雖金玉珠璣、鋪陳滿紙、譬若五都之市、列肆燦然、非不炫目、然不無市井之氣、

第十五節 貴明

明也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之謂、論事無蔽謂之明、論理無障謂之明、

第十六節 貴新

李德裕曰、文章如日月在天而光景常新、若是乎、新者、非徒新其字句、實當新其意識、故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第十七節 貴虛

南華諸篇、大率寓言、善於形容道體、極高明、致廣大、出神入妙、變動不居、故曰、莊子善用虛、

第十八節 貴幽

幽者、有深遠之意、大抵出於憂愁悲憤者爲多、俯寂寞而無侶、仰寥闊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聲而靡應、蓋離騷之遺音也、

第十九節 貴誠

文章不誠、不足以動衆、至誠之文、出於自然、不假鋪張、而感情則倍烈焉、

第二十節 貴奧

奧者、肅穆深邃之謂、往往於高文典冊見之、相如子雲之文、志隱味淡、庶幾近之、

第二十一節 貴俊

文之俊者、沁人肺腑、柳河東之文是也、蓋文不俊、不足以動人也、

第二十二節 貴樸

樸者、質家之言也、雖無采色、然不可磨滅、救浮靡則宜用樸、惟不可失於野耳、

第二十三節 貴壯

高論宏裁、卓識異采、是之謂壯、壯與健異、健由筆妙、壯則辭與氣並至者也、

第二十四節 貴靜

靜由屏慾息慮以養氣、立志凝神以養心、若讀書不富、積理不深、雖有真情至誼、文不足以鎮之、則矜躁相乘、而脩辭不能立誠矣、

第二十五節 貴超

超者、凌空舉步、有高遠之神者也、陶淵明、柳子厚、蘇東坡之文、其近之、

### 第二十六節 貴紆

文之不直致者、其功在紆、歐陽永叔、曾南豐得之、雖曾不如歐、然皆平正潔淨、韓文所謂紆徐爲妍者是也、

### 第二十七節 貴確

確者、不可移易、不可磨滅之謂、如禮經解篇、以溫柔敦厚論詩教、以疏通知遠論書教、以廣博易良論樂教、以絜靜精微論易教、以恭儉莊敬論禮教、以屬辭比事論春秋教、又如韓愈進學解、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如此類者、觀其立論、觀其下字、誠所謂懸之國門、不能改易者也、

### 第二十八節 貴約

古人立言、引而申之、數句數爲一章、略而言之、一章刪成兩句、何也、蓋不朽之盛業、固當博學詳說、反而至於至約之地耳、

### 第二十九節 貴精

大凡爲文、精則瓦礫粃糠、亦見至道、不精雖金玉錦繡、盡屬浮詞、孔孟闡道精、老莊說理

精、賈董論事精、馬班立意精、卿雲措辭精、

第三十節 貴渾

多識一貫、道之渾也、盛氣流行、文之渾也、揚子不云乎、虞夏之書渾渾爾、

第三十一節 貴厚

體大思精、筆健詞奧、徵材料於六籍、通消息於三代、於雄渾蒼勁之中、復有春容和雅之度、厚之謂也、

第三十二節 貴曠

曠之氣象、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遠野、如憑岑樓而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襲而來、絕無猥鄙之態、蓋有昌明之象焉、

第三十三節 貴奇

思積而滿、乃有異觀、是之謂奇、若太元法言、怪也、陳去非云、子雲好奇、是以不奇、諒哉、必若大易之假象、諸子之寓言、始足當之耳、

第三十四節 貴華

華者、美也、月之放明曰華、草木之吐花曰華、美在其中、英華發外、相如之文有焉、

### 第三十五節 貴錯

文之錯者、有蚨蝶穿花、遊魚戲水之妙、元李塗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不必對、意不對處、文却須對、若是則錯尙焉、

### 第三十六節 貴勁

文之勁者、由於辭氣凝鍊、故初學爲文、不可使有稚筆、不可使有弱句、

## 第三章 文忌

歸震川論文之弊病、列目十九章、實齋文史通義、謂古文有十弊、隨園尺牘、亦謂古人有十弊、潛邱劄記、論明以後之文章有三失、魏勺庭論作文有五病、又曰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雖諸家立論、各不相同、而言弊病則一、惟稍簡單耳、夫文之所以不能發展者、以有疵累也、不知所忌、皆足以害文、而文之義理詞意、全爲所蔽、爰抉文中之病而揭之、俾文家知所戒云、

### 第一節 忌鄙

出辭遠鄙、曾子戒之、古昔皋陶歌虞、奚斯頌魯、雍容揄揚、何其華也、自俗儒爲之、竹頭木屑、牛溲馬勃、常談瑣事、盡入文欄、如婦姑之勃谿、不足以聞於大雅、如樵夫牧豎之俚語、

不見采於輜軒之太史、蓋爾雅之文、不可得見也久矣、

第二節 忌庸

君而無德、謂之庸君、臣而無勳、謂之庸臣、吏而無能、謂之庸吏、儒而無學、謂之庸儒、醫而無術、謂之庸醫、庸之取憎於人也甚矣、於文亦然、文不可以不雄也、而庸者不雄、文不可以不奇也、而庸者不奇、文不可以不新也、而庸者不新、文不可以不變也、而庸者不變、文家故當戒之、

第三節 忌佻

喜雕繪、矜獨見、其弊也佻、故佻之失也、如俳優之假飾、佻達、見於藻飾之文爲多、

第四節 忌弱

文之弱也、由於卑、由於粗、由於繁、不卑而高、則爽、不粗而精、則悍、不繁而簡、則勁、何至弱哉、

第五節 忌艱

古文之可誦者、非在佶屈聱牙、令人不可句讀也、文之至者、精其理、高其意、簡其詞、斯古矣、若理不精而求深、意不高而求奇、詞不簡而求奧、鮮有不失於艱者矣、



第六節 忌冗

一篇之中、章無條理、必有冗章、一章之內、句無倫次、必有冗句、一句之中、字無愜當、必有冗字、故篇中無冗章、章中無冗句、句中無冗字、而後文簡、而後文潔。

第七節 忌亂

易曰、言有序、有條不紊之謂、譬若用兵、士精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欲其摧鋒陷敵、得乎、易傳曰、物相雜、謂之文、是故雜可也、亂不可也、苟雜而亂、烏乎成章。

第八節 忌怪

自尙異者好爲奇文、往往流於怪之一途、此後儒所以譏子雲爲怪也。

第九節 忌混

混者、不清之謂、陸雲稱兄機之文曰、清新、可知文之品格矣、若混則不清、又焉能新、此混之所當忌也。

第十節 忌硬

文之病硬、由於直致、直致之文、無意無味、無聲無光、而柔和之氣韻絕矣。

第十一節 忌夸

夸之害文、彥和所謂名實兩乖者也、此病盛於左氏、諸子百家之作、間或有之、然當時以意逆志、不甚泰侈、於義猶無害也、至漢詞賦家、則不顧害辭害志、而以鋪張揚厲爲能事矣、

第十二節 忌盡

文之佳者、語盡而意不盡、其聲情神韻、有餘於文之外者、是謂至文、

第十三節 忌澀

澀者、貌爲簡古、而語氣不暢、詞意不達者也、昌黎之文至矣、然每於碑記、好撰爲澀句、以標新異、亦美玉之微瑕也、

第十四節 忌蔓

敷者、鋪也、鋪陳事實、申說浮義、是其所失、則爲蔓、蔓則文家所當忌也、

第十五節 忌穢

字句怪麗、謂之穢、不善學者、仿效漢人辭賦、繁聲僻字、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疣、此等疵累、高才者恆蹈之、

第十六節 忌躁

雜家尙議論、好張皇、事馳騁、其失也躁、柳子厚自言爲文、未敢以輕心掉之、未敢以矜氣作之、故文章日益高、蓋躁者、由輕心矜氣來也、

第十七節 忌板

板者、句不活動之謂、大凡堆重處、必以瑰奇之氣排募之、句行之、否則病重髓而無靈氣矣、

第十八節 忌促

意不完備、是謂意促、詞不圓暢、是謂詞促、樂之爲道也、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聲音之道、與文通焉、

第十九節 忌散

文宜凝聚、若如散沙之鋪地、不可收拾、則文章不周密、而無條理之可觀矣、

第二十節 忌舊

舊者、文之字句、陳腐無光芒也、韓退之云、惟陳言之務去、蓋欲推陳出新也、

第二十一節 忌瑣

文章須大言炎炎、大氣盤旋、若摘拾小事、無關大義、則傷於瑣屑矣、

第二十二節 忌鑿

小言破道、孔子所惡、私智之人、務爲穿鑿、以致支離其說、附會其詞、此以鑿空爲新奇者、未有不失也、

第二十三節 忌平

文章須含偏鷲不平之氣、所謂文似看山不喜平是也、不然、則蹈平弱平庸之弊矣、

第二十四節 忌枯

文宜腴潤、不則枯矣、夫衰柳殘梧、寒楓冷柏、孰與芳草奇花、茂林脩竹、昔人謂文宜得春夏氣者、不枯之謂也、

第二十五節 忌浮

文宜緊切、不緊則寬、不切則泛、寬且泛、謂之浮、立意不真、意浮、措詞不確、詞浮、文至於浮、則不沈著、如萍之浮於水面、隨風飄蕩、不能自作主張、亦奚取哉、

第二十六節 忌懈

常山之蛇、擊之首尾皆應者、不懈之謂也、不善爲文者、謀篇則寬褐不整、立論則游騎無歸、皆中懈之病者也、

第二十七節 忌晦

晦者、意旨不分也、文宜明顯、無取晦盲、月之末日謂之晦、至三日載生魄則明、故文之暗昧者、亦謂之晦、

第二十八節 忌粗

文須精細、不宜粗略、心粗則氣浮、論粗則詞泛、意緒紊亂、議論尫雜、文之大疵也、

第二十九節 忌蠢

文之佳者、以情韻勝、若無餘情遠韻、即使丰神搖曳、強生姿態、亦蠢矣、

第三十節 忌突

文之先後位置、照應埋伏、宜有先導、若突然而出、則不自然、而有唐突之弊矣、

第三十一節 忌複

複者、文少變化、文章前後之意義、不分兩樣議論、疊牀架屋、令人生厭者也、

第三十二節 忌剽

竊古人文意字句、而不變化、是之謂剽、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是當忌之、

第三十三節 忌淺

文意淺而露見底蘊、令人一覽、趣味索然者、文家之所忌也、

第三十四節 忌訐

訐者、攻發人之陰私也、嘗有巧文深刻、以短前賢、推翻成案、以肆攻擊、卽或義理圓足、而叫囂之氣、尖刺之筆、時覺發見、欲求文品之高也、不可得矣、

第三十五節 忌肆

肆者、一往奔放、無所顧忌之謂、亦知文之爲道、必須令人沈思、耐人尋味、方爲至善、若乘筆勢之快、任意縱橫、則肆矣、

第三十六節 忌彪

彪者雜也、主史事者、網羅散失、務求詳悉、每失於彪、

第三十七節 忌空

空者、言之無物、敷衍成文、游腔熟調、守八家之舊套、俳詞偶句、學六朝之靡曼、皆所謂空也、

第三十八節 忌靡

靡靡之音、樂官所戒、文之失於靡者、或由於淫、或由於浮、或由於萎、或由於曼、

第三十九節 忌滯

文之佳者、其活潑若流水、原泉混混、無一息之停、其機何等流動、若渟滢潑蓄、則機滯而無足觀矣、

第四十節 忌迂

主理學者、據五子、摭拾語錄、主考據者、泥訓詁、誇炫淹博、其失也、遠於事情、

# 漢文典·文章典卷三

## 文體

文章莫先於辨體、體立而經以周密之意、貫以充和之氣、飾以雅健之辭、實以淵博之學、濟以宏通之識、然後其文彬彬、各得其所、中國文家、辨體者衆矣、然摯虞流別、久已散佚、今所傳者、惟頌詩七賦箴銘誄文哀辭圖讖碑銘十一類、爲不完全之書、厥後劉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雖於文章利病、窮極微妙、惜論體裁之別、僅二十五篇、類旣不分、體又不備、任昉文章緣起、隋志已稱逸失、今所流傳、或疑爲明陳懋仁作、而體旣不詳、詞復支蔓、北齊顏之推家訓、論文體出於五經、亦未能統舉各體、詳加討論、自昭明文選分類三十七、宋元以來、總集別集、雖稍更其列目、要以文選爲主、但文選分類、前哲已多有議之者、至明吳訥文章辨體、徑增爲五十類、而徐師曾之文體明辨、又細別爲百一類、徒從形體上觀察、故近人毛西河朱竹垞之徒、痛斥文體明辨、自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分部十三、於是古文之門徑、可於文體求之、然贈序書說之分類、於義究有未安、曾滌笙經史百家雜鈔易爲十一類、文義較密、而體裁則未之及焉、作文體第三、隸篇三、

## 敘記篇



文最難於敘記、亦最繁於敘記、敘記之文、貴簡而賅、質而不俚、務使其事其人、其物之精神、躍然畢見、而後工、古今稱敘記之文、左傳國語史記漢書而已、後惟歐陽修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鑑、可以繼之、

### 第一章 序跋類

序跋類者、就他人之著作、以敘述其意旨者、前聖作易、孔子推論本原、闡發義理、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又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或自述其意、或弟子作之、如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者、蓋亦足多焉、其文以始末詳明、辭氣直達爲貴、

#### 第一節 序

序者、序其始末以明事物也、其體二、曰論序、曰直序、論序者、如司馬子長游俠傳序、酷吏傳序、劉子政戰國策序、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宦者傳序、伶官傳序等是也、直序者、如班孟堅諸侯王表序、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等是也、又有小序、序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古人著書、每自爲序、然後己意瞭然、無有隔闕、此小序之所由作也、又有變體、或系以詩、或系以歌者、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張道士序是也、柳子厚紀事小文、如序棋序飲、雖名爲序、實乃記體、此又

序之變體也。唐代盛行贈序，序之本旨遂失。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居有賀序，贈物有謝序，則更變贈序之體而加厲矣。

## 第二節 引

引者，推之原之，稍稍節次，大畧如序而較爲簡短。唐以前文，未有以引名者。班固典引，實符命也。唐以後始有引。柳宗元霹靂琴贊引，劉禹錫送元暉南遊詩引是也。至蘇明允之作引，以父名序，故諱序曰引，不得以引體目之也。

## 第三節 跋

跋者，跋於圖籍篇章之末也。易之繫辭，是其例也。其體以簡當發明爲主，有跋語跋尾之異名。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別有心得，則撰詞以跋於後，蓋始於宋代之歐曾，謂之跋語。

## 第四節 題

題者，簡編之後語也。亦有用之於卷首者。體始於唐，蓋題明其書之本原，與其文辭之作也。又名爲題辭。漢趙岐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繁。而宋朱子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又一體也。然題則書於後，而題辭則列於卷首。此又當知所別也。又有所謂題名者，如韓文公長

安慈恩塔題名是、

第五節 書

書者、說明本書之義、或有感而言、皆撰詞以綴之、體始於宋、又名書後、

第六節 讀

讀者、著作之因於讀書者也、體始於唐、如韓柳之讀某文而書於後是、

第二章 傳紀類

傳紀類者、傳紀錄略行述行狀神道碑墓志銘等是也、諸體與列傳同、惟互爲詳略耳、古代有傳紀而無碑銘、自史學衰而傳紀多雜出、亦自史學衰而文集多傳紀、於是碑銘成爲專體、其材料、則全用錄略行狀行述、與作傳紀同焉也、此類以事迹切實、言論簡質爲貴、

第一節 傳

傳者、記載事迹、傳諸後世也、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蓋紀體也、自司馬氏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後世史家、襲用其體、而傳爲史家所專有、凡載於列代史者、謂之史傳、若王肅家傳、王褒世傳、蘇軾方山子傳、曾鞏徐復傳、則謂之家傳、嗣是山林閭巷、或有隱

德弗彰、或有細行可法者、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至若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則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則專門之紀也、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則郡邑之志也、柳宗元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則假託之文也、韓愈毛穎傳、秦觀清和先生傳、則設論之類也、又有排麗若碑誌者、如庾信邱乃敦崇傳是、又有自述其生平者、如陸文學自傳是、又有借名存諷刺者、如宋清傳是、又有投贈類序引者、如強居士傳是、凡若此者、雖具傳體、然廁於列傳中、要不足取法也、

## 第二節 紀

紀者、卽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之遺義、後儒不察、強分左言右動爲二體、謂記事當法尙書、而編年必法春秋、是知春秋而不知尙書者也、其實尙書春秋皆紀體也、自司馬遷作本紀、紀之名專矣、然司馬通鑑、朱子綱目、非紀體乎、大抵文人學士、遇有見聞、載筆誌之、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補史籍之遺漏、皆所謂紀也、又名紀事、

## 第三節 錄

錄者、錄取事實、雜用編年紀事之法而直書之、以備史官採擇者也、其體始於金縢顧命、盛於唐代之實錄、若蘇明允族譜後錄、以序體而名錄、李習之來南錄、以記體而名錄、皆

錄之變體也。

#### 第四節 略

略者、舉其大綱、不貴詳說也、名昉於韜略、劉歆取之作七略、鄭樵因之作二十略、然皆志體、非略體也、若文之題序略論略記略說略辨略傳略紀略、雖以略名、仍謂之序論記說傳紀、不得謂之略也、略之正體如簡、故簡略並稱、惟後世鮮有爲略者、故簡略之略、其文不傳、今世所用之略、惟事略行略二者、體同於傳紀、亦稍得簡畧遺意、故爲正體。

#### 第五節 述

述者、述先人之行實、及他事實也、其義取於孔子之述古、後世行述遂因之、行述類乎行狀、惟行述多子孫爲之、行狀多門生故吏親舊爲之、繫維孝子慈孫之思親不置也、特取先人生平之言語行事世系名氏爵里年壽後裔而述之、以志不忘、如王安石先大夫述是也、至若班孟堅述高紀贊、述成紀贊、謝靈運述祖德詩、皆本述體爲之、惟不得謂之述、仍名贊名詩而已。

#### 第六節 狀

狀者、詳敘死者生平言行氏族等、令人閱之、如見死者之狀貌、故謂之狀、或牒考功太常、

使之議謚、或牒史館、請爲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上以狀、詳具事實、以有所請求、故曰狀、體取比事、不取屬辭、文選所載行狀、其辭多儷、後世不用其體、韓柳所爲、世多因之、此行狀也、又有事狀、據事實以上聞者也、又有逸事狀、但傳逸事、乃狀之變體、

### 第七節 碑

碑者、刻石以紀事、夷攷初制、厥有二端、一爲宮廟中庭之碑、一爲宮室下棺之碑、中庭之碑、以石爲之、止取麗牲、公室之碑、以木爲之、止取下棺、皆不鐫以文辭也、文始於夏之咼、嶼碑、周孔子之延陵碑、若七十二家封禪文、言刻石、不言碑也、故史記封禪書、引管子及秦始皇本紀、並云刻石、不云立碑、至漢而刻石之名始罕見、於墓也、以文敘述行事、名之爲碑、於廟也、以文敘述事迹、亦名爲碑、於刻石也、以文稱頌功德、亦有謂之碑者、然漢碑多酬應諛頌之文、已開後世濫用之漸、後漢以來、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壇井有碑、橋道有碑、神廟有碑、寺觀有碑、古蹟有碑、土風有碑、而其用遂濫矣、金石家不辨、概入圖籍、抑何謬也、凡碑文、敘次者爲正體、如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平淮西碑是也、議論者爲變體、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是也、敘事兼議論者又爲一體、如蘇軾上清儲祥宮碑是也、若王禹偁壽域碑、託物寓意、是爲別體、又有書碑、陽書碑陰者、亦碑文種類之一也、又

有名爲記而實乃碑者、如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若墓碑、則自成一體、言神道碑者、因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故以名焉、墓碑樹於墓之前、刻死者功業於其上、唐碑制、龜趺圓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低廣狹、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旣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與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其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其題名各有不同、有曰碑者、如韓退之曹成王碑是、有曰碑文者、如蔡伯喈郭有道碑文、陳太邱碑文是、有曰墓碑者、如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是、有曰神道碑者、如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是、有曰神道碑銘者、如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是、近世又有去思碑之體、如朱梅崖松溪令潘公去思碑是、又有壽藏碑、預營兆域而刻之、又謂之壽藏記、諸體雜出、而文與誌銘、大略相似、惟銘或謂之詞、或謂之系、或謂之頌、總之碑文體裁、其序則傳、其文則銘耳、

### 第八節 碣

碣者、揭槩也、有所表識也、碣較碑狹小而圓、其制始於周代、周官蜡氏、有死於道路者、令埋而置碣、後人以石爲之、其字爲碣、古文如禹碣、見於述異記、周宣王獵碣、見於石鼓文、至若墓碣、後世以唐制爲斷、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尺寸之限、

則其制益密。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君墓碣銘、柳子厚唐故御史周君碣、王介甫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姚姬傳蔣君墓碣，皆其例也。其文與碑相類，而無銘有銘，惟人所爲。有云碣者，有云碣銘者，有云碣頌并序者，其文亦兼敘事議論二體。又有書碣陽書碣陰之異名。

### 第九節 誌

誌者，記其人世系名字里居行年生卒月日，與其子孫之大略，勒諸石，藏於墓，以防異時。陵谷變遷也。始於漢杜子夏，勒文埋於墓側。然當時無所謂誌也。至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於是石誌之典禮，後世因之。其用不一，有埋於壙中者，謂之壙誌，有立於墓上者，謂之墓誌。自誌之體立，於是後世葬亦有誌，如河東集馬室女雷五葬誌是。權厝亦有誌，如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是。誌之爲體，或序或銘，甚爲紛雜。題爲墓誌銘者，有誌有銘者也，如韓愈太原王公墓誌銘是。題爲墓誌銘並序者，有誌有銘而先有序者也，如元稹杜工部墓誌銘並序是。題爲銘而不及誌者，如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銘是。題爲誌而却是銘者，如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是。題爲銘而實有誌者，如韓愈李元賓墓銘是。他若旣殯後葬而再誌者，謂之續誌，又曰後誌。柳河東集有連州員外司馬陵君墓後誌，歿於



他所而歸葬者、謂之歸祔誌。河東集有先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謂之遷祔誌。河東集有叔妣陸夫人遷祔誌、或以磚爲之、曰墓碑記、曰墓碑銘。河東集有下殤女子小姪女墓碑記、墓碑銘、或以版爲之、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唐文粹有舒元輿撰陶母墳版文、有誌無銘者、則江文通集有宋故尙書左丞孫緬墓誌文、有誌有銘者、則河東集有故尙書戶部侍郎王君朱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曰墳記。河東集有韋夫人墳記、曰埋銘。朱子集有女埋銘、於釋氏則有塔記、有塔銘、其種類之繁、有如此者。

### 第十節 銘

銘者、名也、名死者之德行、刻於金石、長垂令名而不朽也、不必有韻之文而後爲銘也。孔惺之銘彰矣、亦有先敘事蹟、後更爲銘詩者、欲使後世歌功頌德、故詩之也。銘詞之爲體、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之異、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其用韻之法、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未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未用韻者、有篇中旣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其更韻之法、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不一律也、其全不用韻者、如杜拾遺誌其姑萬年縣君墓誌、銘而不韻是。

## 第十一節 表

表者、與碑碣同體、謂之墓表、以其樹於神道、故又名神道表、原其最初、始於孔子季札墓表、然古昔乃樹木於墓而題之、後世易之以石、始於東漢安帝元初元年、謁者景君立墓表、又有曰靈表者、對始死而表之、如蔡邕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是、有曰殯表者、於未葬而表之、如韓愈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是、有曰阡表者、就墓道而表之、如歐陽修瀧岡阡表是、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總之不離表章之義者、近是、

## 第三章 表志類

表志類者、所以記政典載故事也、貴詳實明簡、蓋譜系之學、表志之體、記注之文、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

## 第一節 圖

圖者、始於河圖、河圖有九篇、孔安國以爲八卦、自鄭樵作通志、提倡此學、定爲一略、於是圖學日盛、如天文圖、輿地圖、禮器圖等、漸漸發展、有因圖不足以明者、則爲之論說、攷證焉、謂之圖說、圖釋、圖解、圖注、圖攷、圖志、又有圖識、雖非正文、然縱橫而頗有義、

## 第二節 譜

譜者、列具其詳、以明事物也、古者紀事別繫之書、謂之譜、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以後稱年、謂之年譜、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是譜變爲表矣、至唐代又名世譜爲玉牒、玉牒者、如帝紀而特詳、是譜又變爲牒矣、今之家乘、猶以譜名、若年譜、則失古義矣、

### 第三節 表

表者、敘其事迹、使之彰明也、如史記十表、變譜而爲之者也、後世史表因之、有若朱陸櫟帝系世表、李燾歷代宰相年表、張紱歷代史年表、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

### 第四節 志

志者、記載故實也、其體始於禹貢、司馬遷因之以作八書、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左傳載周志、軍志、當時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後世志名起於漢書之十志、餘史因之、

### 第五節 記

記者、記事之終始、物之本末也、其名始於考工記、有記事記物雜記三體、文以敘事爲主、然歐蘇以下、則雜以議論、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始用序文而記以韻語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篇末系以詩者、如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是也、是皆別

體也、敘事之文、惟記最難、何言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記山水、雕琢衆形、能移人情、凡此皆記之妙者也、

## 第六節 注

注者、詳具事實、發明義理者也、三代以上、記注不分、周官六典之文、卽注之成法、後世起居注儀注等書、尙存注之本真、經注史注、亦其例也、至何法盛改表曰注、不獨失譜系之義、并不明注之體者也、

## 議論篇

議論之文、所以治世、經邦論道、莫重於斯、有諸子之遺風、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

## 第一章 論說類

論說類者、釋義論理、指事達道、其爲文也、須層出不窮、千轉萬變、飛揚生動、曲折透達、蓋原於名學、而合於論理學者也、

## 第一節 辨

辨者、判別言行之是非真僞、執大義以斷之也、其原出於孟子之與楊墨辨、及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若宋玉九辨、則賦體也、柳子厚辨論語、辨列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鵠冠子、則序體也、韓諱辨、柳桐葉封辨、得其體矣、而未盡辨之能事、於辨體中爲小文、要之貴以至當不易之理、反覆曲折而明辨也、

### 第二節 原

原者、推論事理之本原、而詳究其委末也、自韓愈作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五篇、後人遂因之、其爲文也、曲折抑揚、與論相表裏、

### 第三節 論

論者、經綸世務、言之有倫理也、名始於論語、其體約有數者、理論似乎經、如王安石禮論是也、政論似乎議、如柳宗元封建論是也、經論似乎傳、如歐陽修春秋論是也、史論似乎贊、如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是也、文論似乎序、如王安石莊周論是也、他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多諧辭、李康運命論、多寓言、又論之或體也、

### 第四節 說

說者、解釋事理也、名起於說卦、漢許慎因之而作說文、魏晉以來、作者絕尠、獨曹植集載

有二篇、良由文選不錄、故斯體遂闕、說之屬體有五、一屬論辨、如韓愈師說雜說是也、一屬奏議、如蘇子說齊閔王中旗說秦昭王是也、一屬書牘、如趙良說商君張儀說魏哀王是也、至後世又有名字之說、其原出於儀禮士冠申以字辭、後人遂有字說名說、如蘇老泉名二子說、歸熙甫二子字說、意主誥誡、而文主質實、是又屬訓體、又有贈人之說、其原出於顏淵子路相違、以言相贈、後人遂有贈說之作、如蘇子瞻贈張琥作稼說、意主忠告、而文主簡明、是又屬序體、

### 第五節 解

解者、釋疑難也、始於孔子之經解、後揚雄用其名作解難、唐韓愈因之作獲麟解、王介甫復讐解、亦相繼而作、然若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則詞賦之流、徒事敷陳、不關辨釋、

### 第六節 釋

釋者、解之流也、體昉於爾雅、劉熙釋名倣之、然體類經注、至蔡邕作釋誨、其詞旨遞相祖述、及唐韓愈、別出新意、以作釋言、

### 第七節 義

義者、疏通義理也、始於冠義昏義諸篇、然冠義昏義、其體類序、義之正體、惟唐代之經義、

宋儒亦多爲之、張才叔書經義二篇、獨載宋文鑑耳、

第八節 書

書者、別出議論以成書者也、合人臣進御之書、朋友往來之書、爲三體、始於史記之八書、唐李翱有復性平賦二書、此類是也、

第九節 評

評者、品題也、史家褒貶之詞也、始於陳壽三國志之評曰、然司馬遷史記之太史公曰、班固漢書之贊曰、范曄後漢書之論曰、皆評義也、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而評體之準立矣、

第十節 駁

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昔趙武靈王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此爭論交辨、卽所謂駁也、漢始立駁議之名、應劭有駁議二十篇、

第十一節 七

七者、設問類也、原於孟子問齊宣王之大欲、蓋周秦諸子著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而文選爲之別立七體、謬矣、自枚乘作七發、後傅毅七激、崔駰七依、曹植七啟、張協

七命、繼作者、多矣、

## 第二章 奏議類

唐虞三代、人臣告誡其君、如禹皋伊傅周召之所作、其陳義高遠、其指事曲當、其立論和平、至於春秋內外傳所錄、猶存篤厚純美之文、下逮戰國、士或危言悚論、或廋詞隱語、蓋敷陳之道、刻薄寡義矣、循斯以降、策士則揣摩主意、以陳言、迂儒則高談王道、以敷奏、故斯類之文、難得其當、必也審利害、明義理、達人情、則奏議之體得矣、

## 第一節 奏

奏者、進詞言事也、原於唐虞之敷奏、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爲奏、是奏事也、漢人兼用以彈劾、謂之奏彈、又名劾事、故曰奏以按劾、然奏事亦用之、惟公府用奏記、郡將用奏牋耳、明制、陳私情曰奏、則非止於按劾矣、厥後流爲章疏之總名、故有奏狀奏議奏牋奏章奏劄奏疏奏本之名、

## 第二節 議

議者、言事之宜也、貴據理析事、審時度勢、以確切明覈爲工、昔黃帝立明堂之議、後世議禮議諡、議事議政、議制因之、其有不純者、駁之、謂之駁議、按漢制、密奏入議、以封事、又朝



臣外補、天子有事下議以書對、然則議又包括封事與上書者也、

### 第三節 疏

疏者、列疏情事、宣布上告也、漢奏事皆稱上疏、諸王之官屬、上於其君亦用之、唐之表狀、亦稱書疏、至後世、則爲章奏之總名矣、

### 第四節 表

表者、標明其事也、漢表多散文、唐表多駢文、故表體二、一漢體、一唐體、宋表因唐體、明初進書讓官謝恩慶賞諸表、未有定式、嘉隆以後、以富儷爲工、於是起止有定式、鋪次有成、轍而文日陋矣、

### 第五節 章

章者、表之簡者也、姚姬傳曰、劉越勸進表是章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按表多用以陳情、章每用以謝恩、謂之上章、又有奏章、有諫章、有薦章、有彈章、

### 第六節 策

策者、謀也、策之體有三、曰制策、天子問而臣下對也、曰試策、有司策試士而令對之也、曰進策、士庶著策進上者也、然試策制策屬詔令類、惟進策乃臣僚士庶、有策而進於上、奏

議類也。王通太平十二策。王樸平邊策。是也。若對策。可謂之對。不得謂之策。

### 第七節 對

對者。就所問而對之也。左傳國語國策所載。夥矣。漢文如東方朔化民有道對。賈捐之罷珠崖對。諸葛亮隆中對。是。若董仲舒公孫宏鼂錯杜欽之賢良對。蘇軾之制科策對。亦當云對。別立對策一門者。謬也。

### 第八節 狀

狀者。形容所言之是非也。唐宋皆用之。謂之奏狀。有散文駢文之區別。

### 第九節 彈

彈者。彈劾也。彈爲奏體。故題曰奏彈。六朝御史中丞劾奏。曰彈事。

### 第十節 啟

啟者。開道其君於善也。義原於殷高宗之啟。乃心。漢景諱啟。故漢無此體。魏之箋記。始用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後世多有爲之者。

### 第十一節 連珠

連珠者。假喻達情。臣下婉轉以告君者也。體始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其

文麗其言約其旨遠欲覽者悟於微也合於古詩風興之義欲使纍纍如貫珠易看而可悅者也

第十二節 上書

上書者人臣進君之書也七國之時言事於君皆稱上書至秦改書曰奏然如李斯上書秦始皇猶稱上書蓋當時奏與上書並稱也漢沿其名故鄒陽獄中上書司馬相如上書諫獵皆稱上書亦有單名書者如鼂錯言兵事書主父偃論伐匈奴書路溫舒尙德緩刑書是也逮至五代爲此體者蓋寡若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則詞多偶儷後世惟宋有上書之體如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皆大文也

第十三節 封事

封事者密奏也其制始於漢漢令密奏置陰陽皂囊封以板以防宣泄故謂之封事然作者希罕劉向以宗室而進條災異封事極諫外家封事餘惟蔡邕上施行七事封事張子高論霍氏封事至若後世惟宋朱晦菴壬午應詔封事戊申封事而已

第十四節 箋

箋者表之尤簡者也始於東漢當時上於太子諸王大臣皆稱箋文選載之後世專用於

上皇后太子其他不得用、明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啟、慶賀皇后太子稱箋、

### 第十五節 劄子

劄子者、宋之創制、與奏疏無別義也、蓋本唐人勝子錄子之類、而更其名、其用最多於宋、

### 第十六節 本

本者、明之創制、有奏本題本之名、其用之分別、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之本、

## 第三章 箴規類

箴規類者、聖賢所以自警警人之義、其辭質而意深、蓋自古有此文體矣、

### 第一節 箴

箴者、有所諷刺以救過失也、夏商二箴、見於尙書大傳及呂氏春秋、惜全篇已闕、惟左傳載虞箴、辭俱完備、故漢揚雄仿之、箴體有二、一官箴、如揚雄十二州箴、李德裕丹扈六箴、是也、一私箴、如韓退之五箴、程正叔四箴、是也、惟箴之本義、引申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反覆警戒、使讀者惕然於心、默知自鑑、斯乃正體、

### 第二節 規

規者、規其闕失也、古者、箴君之過曰箴、臣下自相規戒曰規、書曰官師相規是也、古之規

文、不可得而見、惟唐元結五規、可攷也、

### 第三節 戒

戒者、警誠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故戒之體古矣、厥後漢杜篤作女誠、諸葛亮著誠一卷、綦母邃撰誠林三卷、柳宗元作三戒、韓愈作守戒、均載簡冊、後世亦有作者、

### 第四節 訓

訓者、諄諄相告也、始於夏書之皇祖有訓、後世遂祖述之、

### 第五節 銘

銘者、包含自警警人二義也、夏殷鼎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闕、惟湯盤見於大學、周武王諸銘、載於踐阼記、後人模楷取斯焉、爾惜所用過濫、而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各有銘、又雜以祝頌之語、則更失警戒之微意矣、

### 第六節 贊

贊者、助也、助以發明本文也、原於益之贊禹、伊陟之贊巫咸、而著於司馬相如之贊荊軻、然史記不載其詞、至唐則用以試士、其體二、曰雜贊、曰史贊、雜贊者、專意褒美、若諸集所

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史贊者，詞兼褒貶，如史記索隱、東漢書、晉書諸贊是也。又有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其德以贊之也。原贊之本義，在於啟善懲惡，後世祇用以稱美，失於諛矣。

### 第七節 喻

喻者，曉喻也。原於書之誥，司馬相如、陸贄優爲之。宋東坡曰：喻是其嗣音。明劉基賣柑者言，亦喻體也。

### 辭令篇

辭令者，或君命臣，或上令下，或用於會盟聘享征伐，或士大夫面相告語，及爲書相遺贈，或文人學士，言情達志，皆須辭令也。

### 第一章 詔令類

詔令類者，上告下之辭也。原於周書之命，秦雖無道，而詔令之文則偉。漢文景所爲，辭意俱美。東漢以來，辭氣衰薄矣。

### 第一節 詔

詔者，王言也。三代無其文，秦并天下，改命曰詔。於是詔興焉。漢謂之詔書，又稱手詔，又稱

密詔、六朝詔語、多用偶儷、逮至唐宋、漸漸復古、

### 第二節 誥

誥者、告語也、厥體最古、然古時無上告下下告上之別、如仲虺之誥、下告上也、康誥、上告下也、大誥、洛誥、湯誥、告衆人也、周禮用誥以會同諭衆、亦告衆人也、秦始專用於君、漢唐或用或不用、逮宋又專用以命官、及追贈封贈大臣之祖父母妻室、及貶謫有罪、凡不宣於廷者、皆用之、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故誥亦稱制也、明制、命官不用制誥、惟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贈封贈諡、亦用之、其詞有散文、有駢文、

### 第三節 命

命者、猶令也、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命有二體、一用以命官封爵、如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又有顧命、如後世之遺詔、一用以聘問鄰國、出使通信、如裨諶草創之命是、

### 第四節 令

令者、教令之使、不得相犯也、古曰命、秦制、惟皇后太子稱令、漢世有功令、如太史公曰予

讀功令是唐代賞罰赦宥囚虜大除授皆用之、中書省掌之、宋遣策臣下、亦用令、

### 第五節 制

制者、制度之命也、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曰制、漢下書有四而制次之、唐王言有七而制亦次之、其詞宣讀於廷、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廷、敷告在位、敷告萬邦等語、唐世大賞罰赦宥虜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則有慰勞制書、餘皆用敕、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尙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然唐宋文體、則不相類、

### 第六節 諭

諭者、曉也、始於周天子之諭告諸侯、而著於漢高帝之入關告諭、後世襲用之、如司馬相如諭巴蜀是、或傳言書翰亦用之者、乃習俗也、

### 第七節 敕

敕者、詔之切也、始於周穆王命其臣受敕書、漢謂之誡敕、漢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責楊僕敕、亦謂之戒書、至唐始盛用之、曰戒敕、曰敕旨、曰敕牒、曰敕書、曰發敕、種類不一、明制差遣諸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辭、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用於封贈、



亦稱敕命、始兼四六、厥後復有敕諭手敕之名、

第八節 璽書

璽者、細書成文、鑄之於玉、以作符號、君書用璽者、詔制之切要者也、名始於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漢遂立專體、如漢文帝賜鼂錯璽書、昭帝賜燕王旦璽書、漢武賜竇融璽書是、又名手迹、如光武賜方國手迹是、手迹者、卽璽書也、

第九節 策

策者、書策也、古者大事書於策、有賜封之策、如漢武帝封齊王策、封燕王策、封廣陵王策、是也、有試士之策、如漢賢良策、唐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是也、漢世又以策免三公、

第十節 批答

批答者、判臣下之章奏也、始於唐太宗、後世又名內批、

第二章 誓告類

誓告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盟誓文告、猶存王府、秦漢以來、斯類益蕃、而其體夥矣、

第一節 誓

誓者、徵信之言也、又申命師衆、亦有誓、始於尙書征苗之誓、後漢蔡邕作艱誓、則誓之變體矣、

## 第二節 告

告者、誥也、春秋內外傳、載天子諸侯告語、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辭是也、漢高祖告諸侯爲義帝發喪、及章帝廬江太守東平相等告皆是、後世此體之文尙存、而其名則變易矣、

## 第三節 約

約者、約而不可負也、如盟誓之辭、有規約契約盟約之不同、始於蘇代約燕昭王、而著名於高祖之三章法約、近世約章、關於國政尤大、

## 第四節 券

券者、示要約之久也、有銅券鐵券之名、

## 第五節 盟

盟者、盟於神明以昭信也、體盛於周、左傳所載衆矣、然曹沫刼盟、秦昭夷盟、豈爲約信、故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曰、詛盟不及三王、自誓作民疑、繼之以盟、於是歃血載書、藏於王府、若尋而寒之、則要契詛咒之用窮矣、

第六節 祝

祝者、天人相與之事也、爲神權主義、乃人羣初進化時代之所有事也、祝有二、一司祝之祝、一司歷之祝、祝之有辭、始於伊耆之蜡祭、而舜之祠田、湯之告天、繼之、蓋古者、司祝之祝、主代表人民、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禳禍者也、周代太祝一職、神祇人鬼、六祝之辭、乃有專司、後世郊祠之詞、報賽之歌、因之而作、司歷之祝、主本天象、以應用於人事者也、春秋災異之書、梓慎裨竈、休咎占驗、猶存專職、當時雩祭之文、祈禳之辭、猶有存者、故大戴禮庶物羣生、各得其所、祈天之祝辭載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迎日之祝辭載之、儀禮小心畏忌、不惰其身、祔廟之祝辭載之、多福無疆、於汝孝孫、饋食之祝辭載之、他若宜社類禡、皆有祝文、視幣陳牲、亦用祝語、極至美輪美奐、成室頌禱、然當時猶有敬天畏人之意、於人羣進化、未甚發達之時、不無裨益、其末流也、卒成爲巫覡之俗、而民智愈塞、後世祈晴有文、禱雨有文、求病有表、告災有符、詔瀆鬼神、文體濫矣、

第七節 頌

頌者、形容美德也、始於黃帝時、焱氏咸池之頌、若商之那、周之清廟等篇、皆用以告神、無關人事、若左傳所載輿人之頌、詞則近乎譏刺、孔叢子所載麇裘之頌、則近乎謗毀、此頌

之變體、而用之於人者也、若屈原橘頌、又用之於物者也、至秦皇刻石頌德、則專事形容美善矣、後世用斯體者、亦有二、一用以告神、一用以頌德、如傅毅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告神也、李思孝景皇頌十五篇、頌德也、然班傳之西巡北征、流而爲序、馬融之廣成上林、變而爲賦、韓愈伯夷頌、又似乎論、其流別不無少異焉、

### 第八節 册

册者、言之最誠信者也、有册封册立册祝册盟之別、册封者、諸侯進朝於王、王作册以封之是也、册立者、歷代册立皇后太子是也、册祝者、書金縢史乃册祝是也、册盟者、左傳載在書册藏於王府是也、册祝册盟別立祝盟二體、惟册封册立、獨名曰册、古者用册、惟於祀神、漢以下、凡履尊上號封拜、皆用之、又有哀册、誄册、謚册之名、

### 第九節 符命

符命者、謂王者之興、符於天命也、其體二、一爲王者誇耀功德、封泰山、禪梁父、以作符命、謂之封禪文、是也、一爲臣下作符命以諛主、如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是也、

### 第十節 教

教者、諸侯之言也、蔡邕獨斷曰、教者、諸侯告下之辭、文選亦列此體、然又爲大臣告下之

辭、如諸葛亮與羣下教是也。

第十一節 檄

檄者、軍書也、其體原於書之胤征、其名始見於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又有急則加以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捷也、其文論天時人事、憤發忠義、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於唐、其他報答諭告、及邦州徵使、起義募兵、亦皆稱檄、蓋取明速之義也。

第十二節 露布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詞、露其文而布告、咸使聞知也、其原出於書之多方、其名見於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露布上書、其文始於賈洪爲馬超伐曹操、至魏以後、專用於軍書、及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立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其名雖同、其用則異也。

第十三節 榜

榜者、示衆之辭也、原於管子幼官篇、又有客位榜、示己之志向、張諸賓坐、謂之客位榜。

第十四節 移

移者、移易其情之書也、一爲移書、如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是也、一爲移文、如孔稚圭北山移文、徐陵移齊文、是也。

第十五節 牒

牒者、通告也、如柳宗元爲裴中丞代黃賊轉牒是、

第十六節 判

判者、斷也、分別是非、折獄判斷之辭也、唐以書判取士而判興焉、其文貴洞曉刑名、條斷合法、

第十七節 問

問者、質疑也、其用五、一君后相問、一朋友相問、一師弟相問、一爲考問、如試士之策問、一爲設問、如屈原之天問、江淹之邃古篇、問體之文、反覆縱橫、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亦文之不可缺者也、又有名爲問而實對體者、如柳宗元晉問是也、

第十八節 答

答者、與對同義、如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是、又曰應、如柳開應責是也、

第十九節 問答

問答者、一問一答、其體古書中甚多、東坡有問答錄一卷、

第二十節 答問

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用之於師弟授受者爲多、

第二十一節 啟事

啟事者、言事也、如山公啟事、羅隱啟事是、

第二十二節 書

書者、言事之書也、體有二、一君與臣、謂之賜書、如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是、一朋友相與、謂之遺書、如魯仲連遺燕將書是、又謂之詒書、如叔向詒子產書是、又謂之與書、如魏文帝與吳質書是、又謂之復書、如子產復叔向書是、復書一名答書、如韓愈答李翊書是、

第二十三節 簡

簡者、大畧也、古人所用、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乃書之於策、故單執一札者、謂之簡、連編諸簡者、謂之策、有手簡小簡之名、東坡書簡一卷、豫章書簡一卷、乃簡體之準則也、

第二十四節 牘

牘、卽簡也、今謂之尺牘、尺牘之體、諸葛武侯王右軍韓文公、三家書翰、風神高遠、惜武侯右軍皆小簡、韓雖多大篇、而究遜於武侯與右軍也、

## 第二十五節 刀筆

刀筆者、古者記事於簡策、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後世遂效其體爲之、如王勃刀筆一卷、薛逢刀筆一卷、宋景文刀筆一卷、劉筠中山刀筆一卷、黃庭堅刀筆一卷、是也、帖者說帖也、又名帖子、又明制、諸司相移、有揭帖之名、

## 第二十六節 帖

## 第二十七節 誄

誄者、稱人之德行於死後也、古者卿大夫歿、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誄文以哀之、周禮小史讀誄、後魯哀公亦誄孔子以文、柳下惠之妻、亦誄其夫、後世多用誄文、惟辭則費矣、

## 第二十八節 祭文

祭文者、表其哀也、始於曹孟德之祭橋元、其體不一、散文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韻語如歐陽修祭程相公文、四言六言、如韓愈祭柳州李使君文、長句短句、如歐陽修祭蘇子美文、亦有用以祈禱、雨暘者、有用以驅逐邪癘者、有用以籲求福音者、有用以哀傷死亡者、

## 第二十九節 弔文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屈原文、體如騷、弔古戰場文、體如賦、然如賦



者、則過華韻緩、易乏急切悽惻之狀態、故以髣髴楚辭者爲正體、

### 第三十節 哀辭

哀辭者、以文抒其哀痛之情也、如班固梁氏哀辭是、蓋原於詩之交交黃鳥、又如七哀八哀之類、亦哀辭也、又名哀策、如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是也、又名哀冊文、如令狐楚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是也、

### 第三章 文詞類

文詞類者、文詩賦辭樂府詞曲之流也、其文體概用聯章積句法者也、

#### 第一節 文

文者、文章也、凡篇章皆謂之文、而此獨以文名者、蓋文中有一種文體、往往爲文人遊戲俳諧之作、或雜著之文、隨事命名、無一定之體格、或盟神、或諷人、或用韻語、或爲散文、或爲四六文、其體不同、其用各異、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與他文無異焉、若柳宗元乞巧文、韓愈送窮文之類是也、

#### 第二節 詩

詩者、絃歌諷諭之聲也、始於唐虞、至周分爲六詩、周禮太師教六詩、六詩者、風賦比興雅

頌是也。子夏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之旨，盡在是矣。然不易者詩之旨，屢變者詩之體。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吟曰操曰詞曰曲曰謠，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宋人又變而有詞，元人又變而有曲，夷攷詩學，三百篇古義昭炯，姑置勿論，試以漢言之，蘇武李陵之所作，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旣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正始之間，嵇阮作而詩道大盛，然皆師李陵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時，陸機陸雲仿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法公幹，獨陶元亮高情遠韻，雖出於太沖景陽，而實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惟參以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氣骨直追西漢，餘或傷於刻鏤，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此病更甚，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偪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諸人雖或遠祖子建，太沖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殆又不逮。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避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亦欲躡駕江薛，惟溺

於久習終不能改、獨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焉在、開元天寶中、杜子美繼出、上薄風雅、下賤沈宋、席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遠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而善變、王摩詰依仿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韋應物祖襲靈運、一寄禮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已、岑參高逵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可爲應物後一人、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賈闋仙矯豔、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杜牧之沈酣靈運、孟東野陰祖沈謝、至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而詩之變極矣、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師於義山、全乖大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若論詩道、亦號中興、元祐之間、蘇黃挺出、而後之詩人、好爲此二家之學、南渡後、尤蕭范陸四家爲傑出、若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

俗、劉潛夫方巨山流爲纖小、不足學也、元詩大概近纖、虞范陽揭四家、詩品相敵、然金元之際、必以遺山爲最、明初承元遺習、稍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模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而步驟未化、永樂以還、崇尙臺閣體、而詩學壞矣、李東陽力挽狂瀾、前七子起而振之、詩遂復歸於正、後七子續繼之、餘緒賴以不墜、萬歷以後、詩學衰矣、茲復舉其體裁言之、

###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始於西漢蘇武李陵、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代之弊、陳子昂起而振之、遏貞觀之橫流、決開元之正派、李杜王孟相繼而起、元和以下、遺響復息、他如扶風歌五君詠夏日歎等篇、雖云五言、實爲雜體、

### 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始於柏梁、聲長字縱、易以成文、與五言略異、漢魏諸作、旣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於此類、作者亦希、然樂府歌行、貴抑揚頓挫、古詩貴優柔和平、循守法度、其體自不同也、

### 雜言古詩

古詩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雜言，大畧與樂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別爲一體。

### 近體律詩

律詩者，陳隋以下聲律對偶之詩也。詩至梁陳，儷句漸多，雖名古詩，已具律體。唐興，沈宋之流，更加精練，號爲律詩。其後寢盛，雖不及古詩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章之所應有也。

### 排律 五七言同

排律原於顏延之謝瞻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多。唐興始尙此體，而有排律之名。其體以布置有序，首尾貫通爲上。

### 絕句 五七言同

絕句詩原於樂府，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聞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七言則如挾瑟歌、烏棲曲、怨歌行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定爲絕句，絕句者，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

### 第三節 賦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義在託諷，是爲正體。其始創自荀况，宦遊於楚，作爲五賦。後

屈原乃作離騷，宋玉唐勒，皆競爲之。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流，著作尤盛。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則有風之義焉。兩都兩京，極其炫耀，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焉。長門自悼，緣情發意，託物起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概，則有比興之義焉。此古賦也。三國兩晉，徵引俳詞，宋齊梁陳，加以四六，則古賦之體變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四聲八韻，專事駢偶，其法愈密，其體愈變。至宋，以文體爲賦，雖亦用韻，實非賦之正宗。蓋自劉班詩賦一略，區分其類，而屈原荀卿陸賈，定爲三家之學，殆已成爲古義矣。

#### 第四節 辭

辭者，始於屈原憂愁幽思，本詩義而爲離騷也。宋玉景差唐勒之徒，相繼而作，並號楚辭。後世爲辭者，有漢武帝之秋風辭，陶淵明之歸去來辭。

#### 第五節 樂府

樂府起於漢，風雅頌之變也。樂官肄習之樂章，有風雅頌之遺意焉。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以風雅頌之詩爲燕享祀之樂，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仲尼編詩，爲行燕禮享禮祀禮之時，用詩以歌，非說義也。故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別。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

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刪之後人謂之逸詩逸詩者以其詩無聲於樂無所繫紀故刪之而逸之也春秋士大夫雖如季札之觀周樂尙不能辨別國風然太師所掌正聲悉存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誦詩知樂代有其人戰代紛紜不遑禮樂屈宋崛起以騷代詩然九歌諸篇所以侑樂也九章等作所以抒情也禮與樂不能合一卽詩與樂自此分源矣而況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義相高不以審音爲事於是樂師惟工音律、文士僅知聲調而詩樂俱亡矣詩樂俱亡於是樂府作樂府作而詩亡且絕矣何言之當漢武時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是之爲風雅不分及至明帝辟雍享射用雅頌樂夫辟雍當用頌享射當用雅明帝雅頌莫辨安問大予明帝用之於郊廟上陵黃門明帝用之於宴羣臣哉迨魏文兄弟酬唱新什更創五言節奏格調與古絕異自是有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然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是純用風雅而頌可廢矣故至曹魏而樂亡且絕矣陳梁而下樂府古詩變爲律絕是并樂府而亡之矣唐代作新什謂

之新樂府、以元微之爲之最工、然如李杜高岑輩所作、名爲樂府、實則歌行矣、下此益入卑庸怪麗、而古義蕩然、至唐末五代、復變爲詩餘、於是宋人之詞、元人之曲、紛紛而起、凡樂府所隸諸體、詳言於左、

### 歌

歌者、放情長言、雜而無方之謂、唐虞擊壤有歌、喜起有歌、南風有歌、嗣是有塗山氏之侯人歌、而南音出、有有娥氏之燕飛歌、而北音始、有孔甲之破斧歌、而東音作、有辛餘靡濟昭王歌、而西音起、下此則易水越人、作於戰代、離騷九歌、興於楚辭、至漢而歌始列於樂府、凡樂府命題、名稱不一、登於郊祀、謂之郊廟歌、用於燕射、謂之燕射歌、列於鼓吹、謂之鏡歌、施於侏儒、謂之俳歌、絲竹相和、謂之相和歌、琴曲相弄、謂之琴曲歌、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而發乎情則一也、

### 行

行者、步驟馳騁、疏而不滯之謂、漢自孝武以還、樂府始有行名、如大演隴西豫章長安京



洛東西門等作皆是也、較之歌曲、名雖異而體則同也、

### 歌行

歌行者、兼歌與行之妙也、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歌行是也、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歌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惟曰詠曰謠曰哀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而專屬於歌行也、歌行之原、出自離騷、漢魏樂府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巡行之類、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長歌行之類、六言者、上留田妾薄命之類、若專以七言長短爲歌行、餘隸別體、則自唐人始也、總之歌者、曲調之總名、原於上古、行者、歌中之一體、創自漢人、明矣、歌隸於

之詠謠哀別  
四體附後

詠者、長吟密詠之謂、始於曾點之詠歸、後世有詠懷詩詠史詩諸作、

謠者、通乎俚俗也、非鼓非鐘、徒歌之謂、始於康衢而流於閭巷者也、後世童謠、幾乎專門之作矣、至漢代始以謠列樂府、

哀者、本於楚辭之哀時命、流於哀江南哀江頭者也、

別者、平調曲中有文帝秋風別、若杜子美新昏無家諸別、則樂府之變也、

### 引

引者、述事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意緒者也、古相和有六引、宮引角引、已闕而無徵、惟箜篌引商引徵引羽引、尙存、然如箜篌引、四言也、虞世南從軍引、則五言排律也、

謳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吟

吁嗟慨歎、悲憂深思、以伸其鬱者曰吟、有大雅吟、小雅吟、楚王吟、白頭吟、等名、

怨

怨者、幽思激切、憤而不怒之謂、

歎

歎者、感而發言也、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吟與歎之名也、

詞

詞者、詩之餘也、古樂府之流別、後世曲之所由起也、蓋自樂府散亡、聲律乖闕、唐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厥後趙崇祚輯花間集、凡五百闋、宋柳永增至二百餘調、一時文人、復相擬作、富至六十餘種、可謂極盛、至東坡少游出、詞極盛矣、東坡以歌行縱

橫之筆、盤屈爲詞、跌宕排奐、一變唐五代之舊格、秦少游之詞、傳播人間、雖遠方女子、亦膾炙之、然去樂府則遠矣、厥後金元變而爲曲、則去樂府益遠矣、夫樂府與詞、同被管絃、惟樂府以簡潔揚厲爲工、詞以婉麗流暢爲美、此其不同耳、附竹枝柳枝三詞體竹枝詞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世所稱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

柳枝詞者、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枝歌辭也、其聲情之儂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有所分、亦歌謠之一體也、

柘枝詞者、蓋隸於舞曲、故後人有效竹枝柳枝二體、而柘枝體、則未學也、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而得名也、

曲

曲者、聲音離比、高下長短之謂也、漢時鼓吹曲、一名短簫饒歌、用於朝會、橫吹曲、用於軍中、馬上奏之、雅之變也、房中曲、用於房中、風之變也、相和曲、卽房中曲之遺聲、四弦曲、則居相和之末、若相如諸人所定十九章之歌、頌之變也、又有雜曲、始於漢魏、有名存義亡、

而有古辭可攷者、有不見古辭、而後人擬述者、謂之雜曲、此外有舞曲、始於晉之傅元、有法曲、始於唐之白樂天、凡若此者、雅音雖失、要皆諸夏之聲也、自樂府一變爲詞、又轉爲曲、於是金有北曲、元有南曲、至元代戲曲盛行、作雜劇者、亦紛紛而起、迄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曲、實皆樂府遺意也、附琴曲於後

琴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美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不失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性情和平、寬泰之意也、後世於琴曲、往往舉操而不言暢、引弄矣、

操

操者、憂愁閉塞而作之曲也、琴曲有操、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始於文王之姜里操、伯牙水仙操、周伯奇履霜操、孔子龜山操、猗蘭操、皆其著者也、後世惟韓退之琴操、辭旨最爲高古、

### 第六節 小說

小說者、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細微、古人不廢、義取於莊子之寓言、起源於周末漢初方士虞初之小說、九百四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載之、然漢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誼

新書保傳篇中已引之，則由來久矣。特盛於虞初耳。漢魏間所傳之飛燕外傳、小說漸次發展，至裴鉤集之傳奇、五朝小說所載之紅線傳、崑崙奴傳等，殆已爲後世戲曲之權輿矣。今攷唐代叢書中所收一百六十四種，雖信僞參半，要爲當代文人才士之所作爲也。後世院本小說，多原於唐，而白話小說，則原於宋。元代盛行戲曲，於是傳奇之能事畢矣。逮至明代，作者亦好爲之。近世陳允生毛聲山金聖嘆，又爲各種小說之批評家，蓋自劉班列小說爲一家，以迄於宋鄭漁仲氏作道志，均謂之說部，不爲分目。清代四庫書目，於小說分雜事異聞瑣語三目，續通攷因之，定爲瑣事瑣語二目，但皆仍條記之舊。於小說中之演義傳奇畧焉，故章回雜劇終爲儒者之所鄙，此亦烏足以極文章之妙。茲特分傳奇演義二體以詳說之。

### 傳奇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戲曲興矣。唐人始有單篇，則爲傳奇一類。宋有戲曲唱，至今而爲院本，爲雜劇，院本雜劇，名雖異，實則一也。金入中國，所用胡樂，其音嘈雜淒緊，中國之詞，不快於北耳，故爲新聲，卽北曲也。然北曲復不諧於南耳，故元代又變新體而爲南曲。北曲勁切雄麗，於調促之處見筋節，南曲清峭柔遠，於調緩之處著丰神。北曲字多，其力

每見於絃、南曲字少、其力多見於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曲之優者、爲西廂記、南曲之優者、爲琵琶記、西廂乃元王實甫取唐元微之會真記爲粉本、總成十六折、稱千古絕調、爲元代戲曲之壓卷、琵琶記爲元末時人高則誠所著、敘孝婦貞妻之行、明湯若士評其爲從性情上著工夫、不以詞調之巧倩爲長、洵確評也、元代戲曲之傑出者、於西廂琵琶外、如拜月、如荆釵、名作不少、明代之戲曲、雖有沈青門陳大聲諸家、其最足傳者、斷推臨川人湯顯祖玉茗堂傳奇、卽牡丹亭還魂記、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是也、又有阮大鍼之燕子箋、亦爲世所重、近世出色之作、如李笠翁之十種曲、洪思昉之長生殿傳奇、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蔣藏園之紅雪樓九種曲、皆最著者也、

### 演義

演義之體、起於宋末、原於傳體者也、魏晉以來、皆用內傳外傳之體、至宋末詞人、分爲章回、混以街談俚諺之語、發爲議論敘事之文、於是演義之體出、如三國志演義、直用其名者也、若水滸則名傳、西遊則名記、聊齋則名志、實皆演義體也、原其最初、則基於宋末之宣和遺事、元代施耐菴之水滸傳、卽以此爲粉本、至與水滸並重者、有羅貫之三國演義、據正史之事以實之、明有託名邱長春之西遊記、假唐僧元奘赴天竺求經之譚、若金瓶

梅等則過於醜褻、近世有曹雪芹之紅樓夢、蒲留仙之聊齋志、皆表著於世者也、其餘或敘述雜事、或記錄異聞、或綴輯瑣語、一切文人筆墨之所及、曰筆談、曰筆記、曰偶談、曰雜記、曰隨筆、曰漫記、曰叢錄、曰紀餘、曰瑣語、曰外史、要皆統於說部、蓋沿魏晉時代小說之體也、要之中國之小說、自昔之作、大約事雜鬼神、情鍾男女者爲多、故往往爲世間之戲具、不流行於上流社會、而移風易俗之道、外國泰半得力於小說者、中國反以此而沮風氣、推其原因、則由於讀小說者、不知小說之功用、作小說者、不知小說之關係也、

# 漢文典文章典卷四

## 文論

三古之文尙已，嬴秦炎漢，無格律之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論文之說出，典論其首也，著爲宏篇，卓然名家者，有晉摯虞之文章流別，勒成一書，傳於後世者，有梁劉勰之文心雕龍，摯虞舉文章之派別，溯厥師承，劉勰究文體之源流，評其工拙，爲例雖殊，用意則一，唐賢復古，不遑著作，宋明文家，好爲議論，宋有陳騏文則，李耆卿文章精義，明有朱荃文通，王文祿文脈，然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僞之論，其於後學，雖有裨益，若論斯文，尙多缺憾焉，作文論第四，隸篇八。

## 原理篇

地球各國學校，皆列國文一科，始也，藉以啓普通知識，繼則進而爲專門之學，果何爲鄭重若斯哉，以文之盛衰，係乎國之存亡，故知保存其文，卽能保存其國，野蠻無文，非洲土人，求個人之生活，而無文以開明之，故不知立國，亡國之民無文，波蘭是也，俄禁波蘭用固有之文字，是不惟滅其國，并其國之文而滅之，故有文斯有國，有國斯有文，要知國文爲何種原質，有何等關係，昧者不察，弁髦之，敝趾之，殆未之思耳。



### 第一章 文之真相

中國古昔聖哲、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古人何爲以文名哉、文也者、所以載道、道必因文以見也、故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之道也、日出沒、寒暑往復、星辰羅列、煥乎有文矣、地之大而載華嶽、振河海、地之道也、草木繁殖、禽獸孳乳、寶藏蘊蓄、燦然有文矣、人道本天地、盡其道可與天地參、而生聚焉、而教育焉、而制作焉、典章制度備、禮樂刑政明、人道立矣、人道立卽人文生、語曰、文不在茲、又曰、未喪斯文、蓋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中國文明、開自伏羲、伏羲仰觀俯察、畫八卦、啓文明、文王知道在茲也、作彖傳、周公知道在茲也、作象傳、孔子知道在茲也、作繫辭、皆發明道也、卽所以發明文也、俗儒不知經天緯地之謂文、而以辭當之、於是道爲文所蔽、文爲辭所蔽、而文之真相、有文焉、本於道德、發於義理、合於典則、是足以經世、經世卽衛道、有文焉、失於穿鑿、流於誕幻、溺於剽飾、是足以惑世、惑世卽亂道、是何故哉、蓋一則知文本乎道、一則誤辭以爲文也、故爲文而不足以闡聖言、新國政、雖縱橫其論、錯綜其辭、皆所不取也、

### 第二章 文之性質

姚姬傳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曾滌笙曰、「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二子所言如此、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姚謂文本陰陽剛柔、曾又申言仁義、是姚本孔子天道地道言、曾又合人道言也、仁義者、人之道、即天所賦之性質、人即此性質而復之、而保之、而光大之、故蘊之爲道、發之爲文、猶陰陽爲天之性質、剛柔爲地之性質也、人之性質既本乎天地之性質、故人之文、即得乎天地之文、自有天地、即有人、自有人、即有文、自有文、即含此兩種性質、此惟知道者、爲能養其性質而劑之平耳、

### 第三章 文之功用

詩、三百十一篇樂章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略耳、而足以與觀羣怨、與足以懼亂臣賊子者、何哉、凡人之性情、常營營於所懷抱、所閱歷、一旦爲外界議論所激刺、必發其特別之思想、印證意識焉、及外物之性情、適合己之性情、則與之俱化、此人之性情然也、善爲文者、即利用此性情以成其功、是故有因文而性情變易者、有因文而風俗轉移者、有因

文而國民忠義者、蓋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風易俗之功用、有愛國新民之功用者也。

#### 第四章 文之效果

六經皆大文也、故文章之原出於經、詔命策檄本諸書、序述論議本諸易、歌詠賦頌本諸詩、盟祝哀誄本諸禮、書奏箴銘本諸春秋、是以西漢之文、上追三古、唐宋痛詆六朝、力排五季、其矯矯者、亦得媲美兩漢、司馬遷之史、賈誼劉向陸贄蘇軾之奏議、韓愈歐陽修之碑銘傳狀、蘇洵曾鞏之論辨記序、杜子美之詩、皆出言有章、吐辭爲經、其文與日月山河並壽、大塊文章、於是焉在、然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宋玉俳優見遇、東方朔滑稽不雅、司馬相如竊貲無操、揚雄德敗美新、劉歆反覆莽世、班固盜竊父史、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凡若此者、顏氏家訓、已譏之矣、不解彼何富於才華而累盛德若此、顏之推曰、「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顏氏此言、雖推諸百世而皆準也、故夸毗者不崇實踐、文必纖豔浮侈、徼倖者專務干祿、文必破碎掇拾、誕妄者矢口談元、文必虛無滅裂、浮蕩者徒知罔利、文必詭譎浮僞、由前之說、效果如此、由後之說、效果如彼、當其鼓吹風雅、鋪張篇什、雕飾華采、瑣琢章句、非不詰竟論議、敷陳利

害、摺抉造化窮極筆力、而其所受與所習者、惟計文之工拙、不問道之是非、於是文之結果、遂爲人之結果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吁、觀於此而習焉不察、人其可哉、

### 界說篇

界說者、所以限文義之所止、使無越畔也、中國文義之荒久矣、文辭連舉、文字駢言、文學並稱、文道莫辨、原此一家之學、我疆我理、經畫秩然、末學以空疏迂腐之意識當之、於是涂徑紊亂、而荒蕪不可治矣、

### 第一章 文與辭

民生之初、有辭而無文、民智漸進、始有文字、蓋人之意、藉聲而傳、其聲之有義可顯者、謂之辭、義不能顯者、仍謂之聲、人必藉辭以表思想、思想之可以達者、畫之而爲字、由字而綴焉、而續焉、謂之文、上古之世、由辭成文、延及於周言文合一、戰代以來、蠻夷猾夏、語法紛亂、自是厥後、語言文字、距離太遠、此國語所以難解、國文所以難通也、外國語言文字、合。故國有國語、國語有書、屬文者謂之文、屬語者謂之辭、書、字不尙義、而言皆有法、其功用、在形容其語言之狀態、而揣知其意之若何、卽所意會者、定其名詞、佐以各種品詞、

而神其用，故語言純熟，文字卽能連綴，字相接而成句，句相連而成文，言者傳之，聽者悟之，作者達之，閱者喻之，其辭無隔闕之苦，其文無艱深之病，中國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於傳，楚辭目離騷爲經，後揚雄著方言，採四方語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無關文字之適用，故於學者亦無補焉。夫文辭二字，孟子言之最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言毋以文字而害語言也，不以辭害志，言毋以語言而害意旨也，蓋善言者達意，善文者達言，可知文生於言，言生於意，意有不同，故言有不同，言有不同，故文有不同，韓退之曰：辭不備不可以成文，明乎文辭之不可以混也，惜乎吾國有字書，有文書，而無辭書也。

## 第二章 文與字

書勢曰：「黃帝始作書契，字有六義，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夫堯舜禹湯之世，所謂文者，史臣記言而已，故其文質，文王拘幽，演周易，始尙文，周孔代興，六經炳著，文字大昌，逮李斯程邈，文與字判，東漢之際，許慎者出，說文解字，源流燦然，自此以降，從事於斯學者，眇魏晉以來，其學益微，此江長庭所以言唐宋而下，無有識字者也，迨至文字派別，於是研究字學者，溺於訓詁，研究文學者，囿於詞章，而文與字俱壞矣，然始則患在文與

字分後乃患在文與字合、文與字分者、歧而二之也、文與字合者、混而一之也、歧而爲二、弊不過能文章者不通訓詁、通訓詁者不能文章、至混而爲一、幾不知何者爲文、何者爲字、此國文所以不能發達也、

### 第三章 文與學

古昔司徒敷教、三代設庠序學校、文學隸於官守、百官以察萬民以治、故典章之所行、卽學術之所寄、當時學者、學爲道而已、不局於文也、自官師分而政教不合、於是下之所學、非上之所教、其弊自周衰文勝始、孔子言教育分四科、標文學於四教也、先之以文行、立教之旨、文質合一、至戰國諸子起、各本一家之學、發爲文章、著書立說、士大夫多效之、而文與學離、下此更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焉、蓋文章性道、旣難並聞、則文苑儒林、自當分傳、至唐以降、文集之風盛、學幾乎息、陋者甚至求精博之學於浮靡之文、且奉浮靡之文爲精博之學、不知道之明也、文卽學、學卽文、道之微也、文自文、學自學、吾中國之言學也、曰理學、曰道學、理學者、萬殊之學、道學者、一本之學、若以今日學科言之、則所謂理學者、可分爲有形理學、無形理學、有形理學、統算學、博物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統此、物理學、重學、汽學、電學、化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統此、化學、辭學、譯學、統此、羣學、倫理學、政事學、又賅政學、外交學、計學、統此、

教育學、史學、兵學、文學、所謂道學者、可分爲哲學、心理學、宗教學、此其大略也、故以科學之例繩之、則中國所謂文者、不過科學中之一科耳、其範圍甚狹、所統於文學一科者、音樂、圖畫、文法、習字而已、故論學術、必求諸種種學科而後大成、雖然、卽以文論、苟無以通乎一切之學、卽不能振起一國之文、故於學中求文、謂之不知務、於文中求學、謂之不知本、

#### 第四章 文與道

古昔聖哲、無所謂文也、道而已、形上謂道、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官司之故事、故有述無作、言道不言文也、自家天下之局創、雖以禹湯之神聖、而桀紂出焉、於是道之屬於君者亡、而國家之典章、官司之故事、皆不足法、周公患之、制禮作樂、集列聖之大成、而道明、孔子法周公、道備於六經、不以文詡也、仲尼沒、微言無聞、而道爲虛位、孟子爲此懼、閑先聖之道、戰國諸子、各以人官物曲之一得、紛紛言道、立說以相競、由是私家著作繁、而道破碎滅裂矣、然猶有載道之文存乎其間也、自此而下、文章之學盛、於堯舜周孔之道、有墜緒茫茫之感、唐韓愈言先文後道、宋歐陽脩言文與道俱、朱子譏韓歐裂道與文爲兩物、是也、蓋道者、兼善天下、躬行實踐之謂、非可以獨善其身、託諸空言也、末學譎陋、因不知道、遂不知文、惟不知道、而其患乃在玩文、贅道、贅道道廢、玩文

文亡、惟必離文能見道、乃可奉道以準文、否則不可謂之知道、亦不得謂之知文、  
種類篇

人之理想感情、千差萬別、故文之種類、千態萬狀、而不相混同、自形式上觀之、卽有無窮之差異、況精神中純粹之模範、又益多焉、

### 第一章 屬於體裁之種類

上古之文不立體、六藝尙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多以文鳴於世、雖不立體、而大要有撰著之體、有集錄之體、漢儒好爲撰著之文、故西漢文章、能上追三代、至唐昌黎、盡爲集錄、宋士宗之、以至於今、於是撰著少而集錄多、故漢代多撰著之文、唐後多集錄之體、體制不辨、而欲文章之工也、其可得哉、

### 第一節 撰著之文

昔者聖王在上、以文教治天下、六典之文、官司所守、以治以察、當於用而已、自君師道判、政教權分、於是有道之士、無其位而不得志、退而著述、欲來者之興起、自周末文章之學盛、而撰著之事專矣、撰著之體、篇祇一義、原於易春秋者也、戰國時、諸子騰說、凡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農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者流、其所成書、皆爲撰著、漢興、子長子雲、並



有撰著、史記者、繼春秋而作者也、太元者、繼易而作者也、餘若董仲舒、繁露、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王通中說、歐陽脩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鑑、周敦頤通書、張載正蒙、此撰著之卓卓者、然以其難能也、故可貴、而爲之者亦希罕焉、

### 第二節 集錄之文

集錄者、篇各爲義、原於詩書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體皆撰著、文無集錄、自專門之學微、而撰著之作衰、亦自撰著之作衰、而文集之名起、魏晉間、文章之士、矜事著作、於是集錄之體、寢繁寢熾、至唐乃大暢其風、自七畧流爲四部、而集錄之體、日益發達、不可遏、然古義蕩焉矣、

### 第二章 屬於格律之種類

古之所謂文者、有文筆之分、舊說、有韻爲文、無韻爲筆、無駢散之名、古人之文、本天籟之自然、故文之句讀、每相和叶、後儒準此、遂爲之韻、有不合者、諧之以音、讀若讀爲、充類至盡、而韻文著、駢文者、自韻文生也、古昔無專名、亦不立體、以二奇句、成一耦辭、有韻無韻、不規規一律也、南北朝來、始有四六之文、文體日益浮靡、乃有綴學之士、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返之於三代兩漢、謂之古文、古文出、文章稍稍可觀、

## 第一節 韻文

有韻之文、始自關雎、降而五七古、降而五七律、再降至詞曲、而流品極矣、然亦不專在詩也、九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六爻象贊、易繫之韻者也、又如史游急就章、焦貢易林、經部之韻文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部之韻文也、蓋韻文重句法、上古韻文之體、詩歌騷賦箴銘是也、其後古音亡而韻文絕、於是後之讀書者、不知古韻、如洪範以義韻頗、而唐明皇疑之、冠禮以服韻德、而賈公彥疑之、不知古音義爲俄、正與頗爲韻、古音服爲匄、正與德爲韻、唐之中葉、已不曉古音、況其後乎、厥後附合賦體生排律詩、附合駢文生四六文、附合樂府長短句生詞曲、是皆由韻文而變化者也、

## 第二節 駢文

天地之道、不能有奇而無耦、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易之文駢也、觀閔旣多、受侮不少、詩之文駢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書之文駢也、傲不可長、志不可滿、禮之文駢也、兩漢去古未遠、尙存六經遺緒、至魏晉則已澆、至齊梁則已縟、於是文人各銜所長、而六朝之文、至中唐而絕響、韓柳提倡古文、舉駢體文屏黜之、然流風餘韻、不絕於疇類、至宋代諸子、推尊韓氏之文、於是古文之名尊、不知六朝駢體、其至者亦符秦漢、八家古文、原其始多由選

學蓋自淺薄挑剔之風盛雄瞻精深之文衰而後駢文之道爲庸音矣。

### 第三節 四六文

魏晉以來始有四六之文其體猶未純一至南北朝文書尙偶句數並對作爲四字六字但其中亦有變化或三七或五八或六八字數亦有參差有隔句對有二句對有散聯二句對有偶聯隔句對至宋而四六始立專體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論其大要藏曲折於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於簡嚴之內者金陵也其他則不出二者範圍惟此等文體合韻文駢文而成者最爲雜亂故文家不尙斯品。

### 第四節 散文

粵若稽古散體單行爲無韻之文如堯典等篇是無古文之名也古文者韓愈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六朝以來駢體盛行雖姚察父子振於隋末唐初然終不能革駢儷之風至唐退之力矯當時之弊於是古文之名立而散體文有專家矣。

### 第三章 屬於學術之種類

古人於文必有得力之處治古文者不可不知但非如後世文家言某氏之文出於某氏

也。蓋家數之不同者，先儒所謂習焉而各得性之近者是也。誠能聚數千年學者之文章，分流別派，則不難定其學術之所自來矣。

### 第一節 儒家之文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經義紛綸，純粹以精，儒家之文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其文爲儒家言。

### 第二節 道家之文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名法諸家，多祖述焉。在近世爲哲學之類，發揮精義，鈎抉元理，道家之文也。漢之淮南子，其文爲道家言。

### 第三節 陰陽家之文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於今爲星學，旁及宗教爲術數，天人相與，窺厥奧旨，二氣五行，參悟精理，陰陽家之文也。漢之劉向，其文似陰陽家言。

### 第四節 法家之文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於今爲法律學，辨析精深，論斷明決，法家之文也。漢之鼂錯，宋之王安石，其文爲法家言。

第五節 名家之文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於今爲辨學、界名以理、界詞以意、斷制明顯、不惑兩歧、名家之文也、唐之柳宗元、其文爲名家言、

第六節 縱橫家之文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於今爲外交學、曲直峻婉、因時而施、博徵廣喻、無微不至、縱橫家之文也、漢之司馬相如、東方朔、宋之蘇洵、蘇軾、其文爲縱橫家言、

第七節 雜家之文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於今爲政治學、指陳利害、洞明事理、雜家之文也、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其文爲雜家言、

第四章 屬於世用之種類

昔孔子繫易於乾坤、特綴文言、豈非以文之爲道、經緯乎天地、如兩儀四象之生於太極、而變通鼓舞、胥本法象之自然乎、雖然、文麗於天地、而述之者人、行之者世、世所稱之者、不一其端、卽人所應之者、不一其類、

第一節 名世之文

名世之文、於人情事勢、揣摩推測、透徹無餘、故敷陳利害、能使勇者怯、智者愚、喜者怒、憂者樂、世俗見之、未有不好之深者、然其文也、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不可以得首肯、可以欺流俗、不可以動識者、可以行近今、不可以垂久遠、自周以來、歷秦漢魏晉唐宋明清、能文者夥矣、或傳至萬世不滅、或數傳而滅、或一再傳而滅、或止及其身沒世而卽滅、何哉、蓋不朽之業、固非名於一世者也、

### 第二節 壽世之文

其爲人也、出言有章、吐辭爲經、一字一句、可以千載、此壽世之文也、聖明之世、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文章見諸措施、潤色鴻業、雍容揄揚、何其盛也、至於遭時不偶、索解人不得、則韜光匿采、無求聞達、立不朽之言、以俟來者、又何高也、自古迄今、或得文於穴、或得文於壁、或得文於冢、或得文於井、或得文於塔、斷簡殘編、片字碎句、而令人珍之寶之者、不可勝數、蓋世固有以千金市駿之骨者、非嗜奇也、

### 第三節 經世之文

古人之文、豈第文焉、明道義、厚風俗、憂國憂民、君子之志也、志焉而逮、則本斯志以發諸語言、見之於篇章、此經世之文也、故雖博若邱明、精若莊周、辨若公孫、哀若屈原、峻若韓

非、富若相如、專若揚雄、密若班固、而文章之裨益於世者幾何、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而能博聞強記、通達古今、抱濟世安民之念、有民胞物與之懷者、幾人哉、末世文人、未從事於禮樂兵刑之道、而虛誕之詞章、迂疎之義理、復從而錮蔽之、此文章所以不能卓然自立、而於國計民生、絕無影響也、

#### 第四節 酬世之文

酬世之文者、世俗所謂應酬之文是也、如壽文、祭文、贈序、與書、啓事、酬唱、試策、題辭、跋藁、以及諛墓之文、鄉人之傳、凡若此者、藝文所不載、文苑所不錄、往往見之於世俗、酬酢、古人文集所載無德而稱之文、不可勝數、蓋自成室有文、上梁有文、婚禮有文、遷居有文、而文章之用濫矣、

#### 第五章 屬於性質之種類

彬彬有章者、文也、盎然而時發見者、性也、離離有光者、文也、隱然不可磨滅者、質也、根於性、本於質、而後文、然人人面其面、心其心、故性亦殊焉、質亦異焉、惟其殊異、故發諸文章而不同、卽一人之所爲、亦因題而各異、昔謝枋得分放膽、小心二體、亦從性質上觀之、惜範圍稍狹、故推廣之、

## 第一節 理勝之文

魏冰叔有言、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理勝之文、由於學識、學不富不足以言博、識不卓不足以言通、不博不足以厚其本、不通不足以利其用、本不厚、用不利、烏能推理哉、古來理勝之文、如濂溪通書、橫渠正蒙、伊川周易傳序、潛溪六經論、陽明博約說、皆能卓見聖道之微者、惟文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蔽也、或激宕失中、或頓挫失度、或抑揚失節、或繁簡失當、不無可議耳、

## 第二節 情勝之文

文以情勝者、必具有沈痛懇摯、纏綿悱惻之一種特質、古來善言情者、必推詩騷、若單篇文章、如出師表、陳情表、祭十二郎文、瘞旅文、亦著焉者也、是故忠之文純以悃、孝之文懇以摯、節之文貞以厲、義之文豪以肆、是皆從肺腑中出、有不可磨滅之精氣、不能強致也、

## 第三節 才勝之文

文之以才勝者、機變神化、英邁雄偉、不可得而羈也、識有所達、縱筆所如、絕無拘束、指陳利害、靡不洞達、辨論是非、罔不切當、草茅議論、如見堂廟、帷幄運籌、決勝千里、小而一事一物、一言一動、大而治國平天下、施之無不當者、惟有才者能之、賈誼蘇軾、由此其選也、



#### 第四節 辭勝之文

辭勝者、文主藻采、以丰神氣韻爲主、務求字句之工、如馬融廣成頌、揚雄解嘲、孔稚圭北山移文、韓退之進學解、范文正岳陽樓記、宋濂閱江樓記、皆是、盛於漢魏六朝、導源於荀卿李斯、

#### 第六章 屬於通俗之種類

世有一種文體、鄙俚褻穢、不足以與於古作者之林、而頗流行於社會、且其勢力範圍甚大、外此而獨立、反不適用、此等文體、謂爲通俗、庶乎可也、

#### 第一節 公移之文

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辭也、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狀、有牒、有辭、百官於其長用狀、庶人呈於官府用辭、職官階級稍上者用牒、對職者亦用牒、至於諸司自相質問、其用有三、曰關、謂關通其事也、曰刺、謂刺舉之也、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曰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明時、上逮下者曰帖、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呈、曰申、曰案呈、曰咨呈、曰牒呈、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此等文體、

別有程式，但求明達，不事精深，近時通用，則上逮下曰諭，曰札，曰告示，曰批，平行曰咨文，曰移文，曰照會，下達上曰申文，曰詳文，曰稟，曰呈，外交曰約章，曰條約。

### 第二節 柬牘之文

尺牘，古昔謂之書簡，考之典籍，貽書見於左傳，遺書登於國策，與書載於文選，答書列於韓文，簡則右軍東坡，且以名世，稽諸往古，猶以雅言，創爲一體，如歐蘇手簡翰墨大全等類所載之文，文規有起結之稱呼，後世俗尙，日趨簡陋，俚語俗字之雜出，散行駢體之並陳，勒爲專書，名曰尺牘，此等文體，甚不雅馴，而世俗酬酢通用之，此又一格也。

### 第三節 語錄之文

自唐代僧徒，不通文章，以俚語俗諺，書記師說，宋儒效之，創爲語錄，推原其意，取乎質言，然自宋來，文人學士，每效其體，支蔓荒蕪，遂不可治。

### 第四節 小說之文

小說之文，每演白話，所記多雜事瑣語，其體則章回傳奇，敘事之法，多本傳紀，惟詞曲則注意於音節，辭采雕琢，不遺餘力，自屠爨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文人學士，無不爲之歆動，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蓋別具一種筆墨者也。

變遷篇

文章與時勢有相關之理、中國之文、萌芽於伏羲、孳乳於皇頡、昌明於唐虞、唐虞以前尙質、三代行之以神、至晚周極矣、春秋戰國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雜家縱橫家小說家、各具獨到之學識、雖其末流、亦得馳騁於作者之林、秦承周、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繼以焚坑、毒流天下、而文字壞、兩漢嗣響、若史若漢、則以氣勝、然東漢不若西漢遠甚、魏晉而降、專尙修辭、至六朝、靡極矣、隋祚衰薄、不遑文教、唐初猶沿南北朝之餘韻、韓愈銳志復古、盡革駢儷浮靡之習、至五代、又尤極矣、歐陽振之、稍稍修復、然永叔少陽剛之美、猶退之少陰柔之美、揆之文理、皆屬一偏、況趙宋一代、不失於六朝之靡曼、則失於佛氏之語錄、整文章者、寥寥數家、元如許衡趙孟頫輩、不能起一代之衰、朱明立極、文人學士、後先踵起、惜乎制藝取士、方針已謬、厥後歸震川者、起而挽回之、韓歐之緒、庶幾不墜、惜範圍太狹、已開方姚編薄之派、至前清盛文章、侯方域魏禧汪琬以來、望溪標絕學於桐城、惜抱從而振之、同時惲子居、亦提倡於陽湖、文派之說出、而末學之陋益見、至曾滌笙始不立宗派、蓋自韓歐歸方以降、可稱統一矣、茲區爲十四期、以觀吾中國文章之變遷云爾、

## 第一章 文章發生時代 (伏羲唐虞)

結繩之制尙已、伏羲觀河圖之文、作八卦、命朱襄作書契、刻木畫字、謂之六書、此文字之初制也、西人考中國文字者、謂蝌蚪文出於八卦、八卦出於巴比倫之楔文、前說則易緯乾鑿度已言之、後說則說文契下云、從刀丰聲、本謂以刀割草、然則巴比倫之楔文、卽伏羲之書契、故楊萬里周易宏綱序云、畫者非卦、此伏羲初制之字、日本戶水寬人溫故錄亦云、支那之象形文字、與 Alkadia 之矢形文字、關係不少、厥後黃帝有熊氏、立史官、命倉頡爲左史、倉頡見鳥獸之跡、作鳥跡書、體類象形、而制字又作雲書、其書頭籒尾細、謂之蝌蚪書、玉篇曰、倉頡肇制六文、六文、卽六書也、蓋文字至倉頡而大成、故倉頡伏羲者、非特文字之源、抑亦學術之本也、

## 第二章 文章進步時代 (唐虞)

中國之文章、至堯舜而大進步、尙書贊堯曰文思、贊舜曰文明、孔亦曰煥乎文章、今觀尙書所載堯舜授受之際、相警戒之語、與夫禹皋陶益稷諸謨、都俞吁咈、賡歌喜起、意厚辭樸、誠萬代之儀表也、故中國古代之文章、當以唐虞爲極則、

## 第三章 文章昌隆時代 (三代)

夏書渾渾、商書噩噩、周書灑灑、欲觀三代之文章、盡在書矣、王樵謂尙書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筆、今攷之春秋傳、凡引書多稱爲夏書、可知孔子定爲虞書者、實本虞史臣所作、而夏史臣成之也、尙書所載夏書、如禹貢甘誓、觀其文辭、類皆雄渾嚴潔、何其質也、殷湯學伊尹、高宗學甘盤、商代之君、皆有學術、商書所載、燦然備矣、雖伊訓湯誥、僞書不足信、而盤庚三篇、見之於書序、爲經傳所引、其文之簡奧、眞韓氏所謂詰曲聱牙、而難讀者歟、周初文王、姜里演易、開物成務、武王訪道箕子、得洪範九疇、周公兼百王之文章、制禮作樂、一朝文物、蔚然彬彬、後之學者、不能出其範圍、其時史佚掌文史、鬻熊著書立說、後世子家因之、成康以來、文致太平、攷其文章、則有康誥召誥多方多士周官周禮之可稱頌、穆王耄荒、甫刑是作、文不逮古矣、宣王中興、召虎方叔尹吉甫之徒、皆能文、周詩往往稱之、至平王東遷、世入春秋、諸子百家出、而文章變矣、洵乎尙忠尙質尙文、三代文章之進化、有天演自然之理焉、

#### 第四章 文章極盛時代 (春秋戰國)

周自東遷後、朝廷文教、不敷於下、士大夫之能文而善說辭者、謂之知禮、蘧敖擇楚國令典、隨會講晉國禮法、公孫知四國之爲、趙衰拜六月之詩、叔向詒書、季札論樂、能文章者

屢矣。惟晉叔向、鄭子產、吳季札，其表表也。然數子者，於文化不甚關係。獨孔子以天縱之聖，毅然立於定哀之際，設教傳道，不獨以文章著也。與孔同時而以文豪者，有老子。今觀其書，文辭神奇變化，簡古多含蓄，餘若管仲之文簡嚴，莊周之文詼詭，列禦寇之文沖虛，韓非之文精覈，鄒衍之文奇譎，公孫之文雄辯，周末文章爲之一振。逮至戰國，孟子振響，善議論，長於諷諭，文最快利。若國策所載，如蘇秦、張儀、樂毅、蘇厲、范雎、魯仲連諸人之文，亦能以雄偉見稱者也。他如荀卿經術之文，屈子辭賦之作，於國代又別開文境矣。

### 第五章 文章專一時代（秦）

秦以前文人，不專以文詡也。上焉者爲有道之士，次亦不失爲學問家。至秦文章有專家矣。故雖經祖龍焚坑之劫，而呂不韋、李斯等，猶能以文章顯名於世。蓋秦承周末諸子百家之後，咸陽四百六十餘人，要皆文學之士。故民間所掇拾，博士所記憶，未嘗絕滅也。自始皇來，道在胥溺，學在芻蕘，士不遑於章句，惟文辭猶可稱頌。不韋呂覽之論，甚至懸之國門，不能改易一字。李斯刻石之文，如所撰嶧山碑、用采芑第二章法、瑯琊臺銘、用老子明道若昧章法。秦以虐焰之後，文章猶美善若此。毋惑後世文人，嘖嘖稱道不衰。故論學至秦而亡，論文則至秦而一。

第六章 文章恢張時代 (漢)

漢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又承秦火之後，圖書散亡，六經皆博士所憶記，往往得之於口誦。孝惠除挾書之令，孝文採周末之學，孝景舉文學，孝武招賢良，董仲舒之經術，賈誼量錯之奏議，司馬遷之史，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賦，或抒下情，或宣上德，雍容揄揚，彬彬乎有三代之風，是以西京文章，最稱雅健，然惟董之純粹，賈之樸茂，遷之貞潔爲傑出。自王褒以下，專尚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於是古學益遠，繼以成帝時，劉向揚雄，本經術爲文章，哀帝時，劉歆王莽，以文章飾治道，光武來，班固企跡子長，張衡希蹤相如，桓譚踵武賈誼，蔡邕醉心揚雄，東漢之文章，不如西漢之渾厚。漢末，董卓遷都，圖書散佚，長安之亂，焚蕩大半，儼若秦灰，自茲以後，諸葛孔明崛起南陽，三分之局成，所爲文章，上駕西京，至如建安七子，其詞藻之華縟豐腴，雖卿雲未開斯派，然其所失，卽在於此矣。

第七章 文章薄弱時代 (魏晉)

三國鼎立，日尋干戈，不遑文字，曹魏振緒，揆藻有人，然華而不實，已開晉世清談之習，萌六朝淫靡之風矣。蓋兩漢及魏，文章凡三變，而終無進化，晉汲老莊之餘流，尙放達談元

理、劉伶阮籍、以狂作聖、王戎王衍、以虛爲高、卽張華之詩、左思之賦、陸機之文、亦競爭詞藻、不能行於古作者之林、惟陶淵明本其政治之才、經術之學、於濁世放一異采、其思想之高遠宏達、直師懷葛而友黃綺、故時於文章發見之、蓋辭氣灑脫而文變矣。

### 第八章 文章淫靡時代（南北朝）

晉末、五胡混入中國、文教衰熄、南朝參行梵學、北朝略飾經術、一時文章、競事駢儷、故宋齊傷纖巧、梁陳病刻飾、真氣索然、然南朝之顏謝江鮑任沈徐、北朝之崔魏薛溫高庾王、雕鏤篇章、追琢字句、組織一六朝文體、亦韻文之至者也、雖二者相較、南朝視北朝尤浮靡、北朝視南朝爲剛貞、要皆不能廁於古文辭之列、蓋文至南北朝、古義幾乎息矣。

### 第九章 文章振作時代（唐）

隋主荒淫、不遑庠序、惟王通於末造崛起、有學術耳、唐興、文人銳志學古、凡三變而始得正宗、初唐沿江左雕飾之風、故雖以王楊盧駱之才、不能脫六朝之範圍、中唐崇尚經術、文章遂趨渾厚、燕許以大手筆稱、猶不能上追兩漢、自元結奮起、獨孤及李華之徒、左右之、於是文章一變、大歷正元之間、韓退之提倡古文、起八代之衰、由是唐代有文章、其時柳子厚浸淫莊孟、得與昌黎並雄、李翱皇甫湜淵源退之、亦矯矯也、餘若陸贄之奏議、劉



贊之對策、杜牧之罪言、亦略可稱述者也。

第十章 文章繼續時代 (宋)

五代五十餘年之間、兵亂相繼、文學之士絕跡、稍知文事者、君惟明宗周世宗、臣惟康澄、王樸、而文章皆非所知、宋初猶沿五季舊習、雖穆伯長柳仲塗倡之於前、尹師魯和之於後、而終不能卓然自立於千載之上、歐陽修出、得昌黎文篤好之、力追渾古、裁斥險怪、由是文歸雅正、曾子固挾經術而爲文章、能遠紹劉向匡衡之緒、亦得與永叔並駕齊驅、王介甫筆力峭勁、自成一派、蘇氏父子、概尙機權、有戰國策士縱橫之風、惟東坡參莊列以肆其端耳、餘若司馬光之簡嚴、范仲淹之高潔、皆肆力古文、卓然有聲、南渡後、學者咸致力於經術、創爲性理一派、於是文章不逮北宋、然經術之文、日益昌盛、朱晦菴多小心之文、陳同甫多放膽之文、亦未可一概論也、說理之文、惟周子通書、張子正蒙、爲能文與道俱、若眞西山大學衍義、胡康侯春秋傳、皆以理勝、而文不足以振之、岳武穆多經世之文、故雖以李綱宗澤之才而不逮、末造文章、浩然正氣、歷劫不磨、斷推文天祥謝枋得、所謂道至而文自工者也、要之北宋文章、長於論事、南宋文章、優於說理、宋初多政治之文、宋末多氣節之文、洵乎文章隨國運爲轉移也。

第十一章 文章衰微時代 (金元)

自宋祚衰薄以來、學士之文章、泯沒廢棄、良可悲也、金初無文字、後用中原之文字、文章不暇及也、元起於斡、難克魯倫二水間、往往收用歐羅巴人、猶太人、西藏人、故學術有自歐洲輸入者、中原文學、惟吳澄以經術稱、若元好問、以詩鳴者也、郝經學爲古文、文集多知文之言、然亦非能傳古文者、差強人意、虞集揭傒斯、黃潛、柳貫、四家耳、惟小說戲曲、於元代爲最發達、水滸三國、西廂琵琶、稱四大奇書、要皆當世不得志之士所爲作也、故古文之學、至金元時代、微矣、

第十二章 文章興復時代 (明)

明代開國時、盛稱宋濂、方孝孺之文、永宣以還、作者雖興、氣體不逮、宏正之間、李何七子、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而文又一變、惟祖述李夢陽、何景明、不能卓然自立、成一家言、爲不足貴耳、歸有光出、力排李何王李、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矩矱於北宋、張溥、陳子龍、擷芳華於東漢、則又一變也、要之明代文章之所以不振者、大半制藝誤之、自宋濂、方孝孺來、頗存規矩、至嘉隆而晦盲極矣、歸震川

不汨於流俗、洵可繼退之、永叔之芳軌、惟震川一派、稍褊薄耳、然不得謂非文章之正宗也。

第十三章 文章昌明時代 (清)

清初之著名文章家、類皆明代遺民、而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實能脫離明代文章之弊、其後作者代興、清康熙末、方望溪、上承震川、遠紹韓歐、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世遂有古文學之稱、同里劉大櫨者、望溪嘗稱之、自是天下知古文之學、在方劉、乾隆末、薑塢、梅崖出、斯文不墜、薑塢傳姬傳、姬傳復從才甫游、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蓋方以理勝、劉以才勝、姚則兼其所長、游其門者、文章之士、以數十計、海峯之徒、錢伯坰、魯思時、以師說稱頌於友、惲子居、張皋文、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故二子之文、亦得與惜抱並雄一時、自是以後、繼述者雖衆、而狹隘褊淺、不能光大之、古文之學、日漸衰息、後得曾滌笙、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合漢學宋學、發爲文章、不立宗派、惜抱遺緒、賴以不墜、自茲以往、能文者雖衆、而欲求集大成者、終不獲覩、何其難也。

第十四章 文章改良時代 (近今)

文以明道、文非卽道、世俗所謂文章者、何哉、獵瑣文、蠹大義、舉天下之士、歸之無用、此孫鼎臣所以比於洪水猛獸也、夫文以適用爲主、繁華則損枝、膏腴則害骨、無關大道、不周世用、如倡優妓樂、適耳目而已、近今文學之士、頗知中國文章之弊、故於論說詩歌小說等、力爲改良、以求適用、此又文章之善變者也、

### 弊病篇

言者、心之聲也、心蔽則辭誑、心陷則辭淫、心離則辭邪、心窮則辭遁、由心之失、爲言之病、此其理、孟子知之、蓋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故孟子以語言之失、極之於政事之害、然吾觀中國之文、奚止此弊、奚止此病、推原討論、其怪現象、可得而指也、

### 第一章 文魔

文界中之魔道甚矣、性命之學、至深也、迂儒不知中庸之言性命、而高談深究、好爲張皇幽邈之文、以惑人、是之謂魔、天人之理、至精也、瞽儒不知繁露之言天人、而誌異述奇、好爲隱僻怪誕之文、以欺世、是之謂魔、鬼神之德、至盛也、愚儒不知孔子之言鬼神、而探幽索冥、好爲離奇變幻之文、以疑衆、是之謂魔、陰陽之道、至微也、俗儒不知周易之言陰陽、

而說象論數、好爲支離附會之文以盜名、是之謂魔、災異之說、至誣也、陋儒不知春秋之言災異、而望氣占象、好爲吉凶休咎之文以愚民、是之謂魔、禍福之故、至常也、僞儒不知老子之言禍福、而四行五行、好爲推算占驗之文以罔俗、是之謂魔、是魔之來、皆由迷信、迷信所起、由於智識不明、思想不睿、智識不明、不能辨魔、思想不睿、不能祛魔、遂至沈溺於迷海之中、不知所以超脫之、哀哉、

## 第二章 文妖

昔李肇定有文妖之語、大抵如漢志所謂詩妖者歟、竊觀中國文章之失矣、學子則以游辭詭論爲高、學選則以僻字澀句爲奇、學六朝則以俳詞偶語爲麗、學八家則以摹章擬句爲能、以聱牙棘舌之文爲高古、以淫聲亂色之文爲麗則、以俚語瑣談之文爲質實、以循聲按譜之文爲理法、不問其爲俳諧、爲詔瀆、爲鄙俚、爲迂疎、而無知妄作、譁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娼、祝語如巫、百出其猙獠、諧媚天韶、輕倩之態、狀以應世、若是者、謂之文妖、

## 第三章 文賊

賊者、害也、言天說命、汨沒性靈之文也、吟風賦月、銷磨志氣之文也、鉤章棘句、阻礙辭意

之文也、言神述異、閉塞智識之文也、蓋有孔孟之學術、而後可以言天說命、否則流於圖書讖緯之怪誕、有風騷之真摯、而後可以吟風賦月、否則陷於江左六朝之浮靡、有盤誥之渾噩、而後可以鉤章棘句、否則失於太元法言之艱澀、有爻象之精微、而後可以言神述異、否則習於秦皇漢武之荒唐、是數者、賊仁賊義、賊道賊德、當其爲文也、不過賊文、久之人與文化合、則所以賊文者、乃足以賊人、其害之大、有如此者、是不可以不辨、

#### 第四章 文盜

掠古人之美、襲先哲之長、以自文其剽竊之私者、是爲盜、齊邱竊化書、郭象偷莊注、其已事也、後之作者、或襲用舊文、或竄改成句、或引書語而不標原本、或出聽受而不言師說、或易古人之貌而掩取其意、或申古人之意而不言所出、或拾朋輩之牙慧以爲己有、或譯他國之文字以眩人觀、凡若此者、皆所謂盜也、黠者猶多方掩飾、以欺世而盜名、其亦可以息喙矣、

#### 第五章 文奴

人不可奴、文豈可以爲奴哉、而世俗恆蹈之、何也、蓋由於理不精而學不博也、言宋學者、詆漢學、言漢學者、詆宋學、人云亦云、了無心得、是之謂學奴、剽竊秦漢、規模韓柳、不能自

出機杼、而思想所及、依門傍戶、是之謂意奴、緝比陳言以爲雅、刪節助字以爲古、陳古人已棄之芻狗而俎豆之、是之謂辭奴、魏叔子曰、吾輩生古人後、不可爲古人奴婢、誠哉其知言也、

### 第六章 文匠

文章之道、無施不可、惟一有成見、便屬匠派耳、文之於法、本無定也、味者幾乎無處不師法古人而不敢稍越、是之謂匠、文之於體、本無定也、陋者幾乎無篇不摹仿陳迹而必求肖像、是之謂匠、師法也、摹仿也、不過如剪綵之華、繪畫之美、謂之文匠、可也、謂之文家、不可也、蓋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器者形象、道者精神、古之人自成一家者、操何術以致此、亦本文之精神、不尙文之形象也、

### 糾謬篇

論不雅馴、語多譸陋、推原其誤、皆由俗學、而文人往往蹈之、此通弊也、爰舉其謬而糾正之、

### 第一章 建體之謬

體曷爲而謬也、一序也、所以敘人敘事敘物、而後世乃有贈序之一體、則謬矣、一傳也、古

者其人有關於世史官爲之立傳後人不論何人類皆爲傳則謬矣譜者旁行之文字司馬遷本周譜而作十表後世譜自爲譜表自爲表譜爲世系之專名表與史志爲一類則謬矣辭者語言之總稱楚屈原本國風而作楚辭後世易辭爲詞以詞亂辭辭與文尙合稱詞與曲相對待則謬矣賦爲古詩之流其意在乎諷諭而漢代以後之賦流連風景敷陳事物失諷諭之初旨則謬矣箴爲諫官之責其旨在乎格非而揚子以下之箴韓子五箴程子四箴失言官之本義則謬矣對策是對體後人列之於策類書說多奏體後人例之以書信七爲辭體隸於設問烏得專立七體難蜀父老別爲難體則解嘲當有嘲體餘若相如子雲之辭賦類乎奏議嚴遵徐陵之上書亦同獻頌抑何謬也又有俳諧之文蓋出於滑稽家言而後世效之者如韓愈毛穎傳司空圖容成侯傳蘇子瞻杜仲傳雖近諧謔而文意寓諷猶可言也若明溫陶君作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諸傳則無甚高義直以文章爲遊戲矣又何謬也種種紕繆雖先哲不免況後人之因仍也乎蓋中國文體之不講也固已久矣

## 第二章 擬文之謬

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春秋讀詩者如無書古人之文之不可及也至矣而士人生古人



後、恆好爲古人之文、優孟衣冠、賢者不免、歷觀古書所載、如擬易則有揚雄之太元、變九  
九八十一、爲八八六十四、擬書則有孔衍漢魏尙書、不知記言記動之實、而但合形貌、馬  
融忠經十八章、引風掇雅、似乎戴記諸篇、王通文中子、冠以子曰、類乎論語、孔子作春秋、  
漢魏以下、多仿春秋、三傳名傳、後世多作傳、甚至劉歆爲王莽作大誥、開亂賊之基、班固  
效相如作典引、長諂媚之習、又若擬騷則兮些滿紙、無病呻吟、擬賦則賓主分篇、徒喧問  
答、擬李杜之詩、僅和平仄、而格調不求、擬賈董之疏、徒展篇幅、而氣韻不究、凡若此者、何  
可勝數、夫亦曰、謬而已矣、

### 第三章 分派之謬

文無所謂派也、古之人爲後人取法、則有之、退之取六經、孟子、子厚取韓非、賈生、明允取  
蘇張、子瞻取孟莊、未聞執守師法而爲派也、然則派之說、何自昉乎、孔孟而後、道衰文敝、  
於是文之樸者、尊之爲經、依經而存者、名之爲傳、紹經而作者、目之爲史、與經並出者、稱  
之爲子、而文派遂出焉、大抵判別於周末時者爲多、如左邱明一派、紹之者司馬遷、歐陽  
修、莊子一派、紹之者陶淵明、柳宗元、蘇軾、孟子一派、紹之者賈誼、韓愈、荀子一派、紹之者  
董仲舒、劉向、曾鞏、王安石、屈原一派、紹之者宋玉、司馬相如、國策一派、紹之者鼂錯、蘇洵、

然此乃言諸儒文章之所得力，而各以類相從，非角立門戶之謂也。夫文體壞然後古文興，古文興然後文派雜，由漢以來，退之起八代之衰，於是世競學爲古文，然退之未嘗立派以示後人，卽後人亦不聞以昌黎爲大宗，而衍其流派也。宗派之說，於近世爲甚。自乾隆間姚惜抱繼方望溪劉大槐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峰時，有錢伯坻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爲古文之學者特盛，然此乃陽湖亦有爲古文者，非欲與桐城分門別戶也。近人論文，嚶嚶於桐城陽湖，貽誤後學，惹笑通儒，何其謬也。

#### 第四章 補篇之謬

孔子以及見闕文爲幸，故以闕疑爲慎言。太史公曰：書闕有間，時時見於他說，是闕文不足爲典籍病也。後儒必欲補之，謬矣。然如褚少孫補史記、裴松之補三國志，猶足徵網羅搜輯之功。若劉歆取攷工記補冬官，則非六典之遺矣。下如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徒事詞章，無關義理，君子以爲濫矣。

#### 第五章 俗學之謬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其學

盛於唐宋、自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其學至乾嘉爲獨盛、二者合之爲考據之學、考據之學、始於馬鄭、精於向歆、明於邢孔、盛於洪邁、鄭樵、王應麟、昌於乾嘉諸儒、無關於古文也、間有能爲古文者、旁徵博引、往往舉瑣碎事端而詳載之、雖以杭堇浦全謝山之於文、尙不能免此、此考據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自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臧否、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其學盛於明代、然自有明以來、制藝家之治古文者、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爲之點以標幟、爲之圈以賞異、爲之乙以識別、爲之評以表彰、爲之注以解釋、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圈乙評注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者、故於爲文也、則八股文之局度格調、鋪陳滿紙、腐氣逼人、此制藝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又有詞章家之古文、詞章之學最古、始於六經、盛於三傳、振於兩漢、然至六朝而音沈矣、詞人者流、矜於辭藻、敘情述事、誇鬪才華、言雖爾雅、而無關世用、當其舐毫伸紙、濡墨弄翰、或品酒而論詩、或吟風而弄月、或敘山而記水、或銘物而懷人、或傷世而憤時、或述懷而論志、灑金壺之墨汁、霏玉屑之清談、非不俶詭奇譎、汪洋恣肆、而精神意緒、終不能出聲律對偶之範圍、此詞章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又有理學家之古文、夫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

理至而文生、義盡而文成、六經是也、自春秋事盟會而後重辭令、戰國尙縱橫而後重策略、於是文家趨尙文辭、而義理漸荒矣、漢興、惟馬揚賈董劉匡、其見道之多寡、略可差等、厥後僞書媚莽、讖書媚秀、六朝崇佛學、唐代重注疏、延至北宋不能振、南渡後、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出、義理與詞章始合一並勝、嗣後理學家之爲古文、連引經書、間出俗語、似注疏者有之、似語錄者有之、故曾滌笙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惟不可說理、而世俗往往蹈之、此理學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近世以來、惟方望溪能力矯一切之弊、至姚惜抱乃合義理考據詞章而爲文、宜爲文章之正宗也、

## 第六章 摘字之謬

自漢以來、文章家摘字之病甚矣、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砥礪干青雲、是恆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蓋始此時、然此法不可通、後之文人、以司馬遷爲馬遷、以諸葛亮爲葛亮、皆濫觴於此也、原此一家之學、蓋始於漢代詞人、字句不整齊、對偶有參差、則截鶴膝而續鳧脰者有之、流毒所屆、雖通儒不免、而況譌以傳譌、靡有底止哉、

## 知本篇

三代以前、天下之文章、盡出於官司之掌、三代後、文章不逮於職司、官師分而政教雜、由是六典之制亡、而七略之名起、然向歆父子、分別九家、學者猶得循流而溯源、自七略亡而爲四部、遂有非經謂之經、非史謂之史、非子謂之子、非集謂之集者、蓋四部之名、本不足以賅中國之典籍也、然後人既不得六典、又不得七略、舍四部其曷由哉、柳子厚之爲文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史記以著其潔、由此觀之、治古文學者、當於四部求之、否則文章之義例法則荒矣、

第一章 文當本經

文章之原出於經、詔命策檄生於書、序述論議生於易、歌詠賦頌生於詩、祭祀哀誄生於禮、書奏箴銘生於春秋、此顏之推之說也、論說辭序、易統其首、詔策章奏、書發其源、賦頌歌贊、詩立其本、銘誄箴祝、禮總其端、紀傳檄文、春秋爲根、此劉彥和之說也、二子、知文者也、而所言如此、況老子本易之陰陽以立說、莊子本易之假象以寓言、鄒衍本書之天地以談九州、關尹本書之洪範以言五行、管商本禮以言法制、申韓本春秋以言刑名、類皆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獨區區文章之長也、經之爲用大矣哉、韓退之爲中國大文家、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曰易曰詩曰左氏春秋傳、柳子厚自述所以得力者、亦曰易詩書禮春秋孟子穀梁、誠以文必本諸經而始有根柢、莊子本易、離騷本詩、史記本春秋、若帝紀世家、又本二雅十五國風、若八書、又本禹貢周官、夫如莊周屈原司馬遷之徒、其文卓越千古、與三代同風、猶且不能外經而言文、況後之作者耶、然不可如劉向曾鞏、多引經語以成文耳、是在劉曾爲之、猶不失爲經術之文、若後之效之者、填塞經文、集錄書語、以爲經術、其失也晦矣、

## 第二章 文當本史

中國歷史、若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皆事與文並美者、其餘諸史、備稽攷而已、文章不足觀也、遷書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者、班書得春秋之謹嚴、惟文筆則毗於用偶、蔡邕范蔚宗、皆師班者也、范書文體、全效孟堅、而嚴密之精意不逮、陳壽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者也、歐陽五代史、胚胎史記、而變化於昌黎之文、參互錯綜、出以精析之筆、行以秀雅之度、凡此皆於文章學有關係者也、治古文者、不可不研究焉、

### 第三章 文當本子

今人學漢唐宋文以爲古文、漢唐宋文家、學周秦諸子以爲古文、諸子之文章、變化百端、莫可測度、後世文章家、無不本之、韓退之服膺孟莊、柳子厚致力老莊孟荀、蘇洵取法蘇張、子瞻篤好孟莊、餘如客難解嘲、本於莊周之惠施問難、連珠、本於韓非之儲說、凡若此者、不勝枚舉、原其得力、無不由此、而況孟莊之雄辭偉論、鬻墨之奧義深文、荀列管晏之精微豐大、孫吳申韓之廉悍覈實、以及公孫龍之辨論橫絕、呂不韋之序事詳明、越絕書之簡易、淮南子之錯綜、楚辭之哀豔、中說之精到、又皆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然如太元易林中論世說、抱朴子金樓子之屬、雖頗徵實雅馴、僅資詞章家之談助、不足法也、此又不可以不辨、

### 第四章 文當本集

古無所謂集也、集之定名也、其當子史寢衰之時乎、古聖賢哲、人自爲書、家各一說、其持之也有故、其言之也成理、故凡著述、未嘗有參差舛雜之文也、雖以賈生之奏議、亦編入新書、相如之詞賦、亦舉其篇目、未有薈萃一人之作、舉諸體而羸雜搜輯之、謂爲文集者也、自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於是有集名、後晉摯虞有流別集、陳壽定諸葛集、而集

之名專矣。至唐韓愈，不爲撰著之體，盡爲集錄之文。後有作者，一家著述，多以集名。然章實齋有言：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紀；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由此觀之，後世之文集，其亦有經義傳紀論辨之可取乎？故治古文學者，不本諸古人文集，則材骨不精，法度不明，源流不清，家數不成，必也。討論總集別集而寢饋之，斯可矣。總集之大者，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衡，此其表也。夫搜採名雋，以意所尙，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達治道，宋文鑑是也。質文相間，可爲史翼，元文類是也。惟文選文苑，意在詞藻，未爲徵實，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別集則世所稱八家外，如晉之陶淵明、唐之權德輿、獨孤及、李翱、陸贄、皮日休、羅隱、宋之范仲淹、司馬光、尹洙、秦觀、陳亮、眞德秀、王十朋、明之宋濂、方孝孺、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楊繼盛、茅坤、侯方域、清之魏禧、汪琬、方苞、姚鼐、惲敬、包世臣、曾國藩諸家之集，亦當瀏覽之也。尤若茲古文之道，庶乎近矣。

### 致力篇

文章之道，其梗概已略言之矣，而尤有所謂致力之方者，則詳說之。

## 第一章 讀書



曾滌筌曰、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旨哉言乎、雖然、吾國舊學家所謂章句之學、校讐之學、評點之學、考據之學、長於溫故、短於知新、旣不能達識博覽、求學術於宇內、擷智慧於域外、又不能深思明辨、以擴來世知識、則其爲弊也、宇宙事物之理、人文進化之道、皆捨而不講、由是民日以愚、而國日以弱、此吾國文學所以無進步也、矯其弊者、舉中國舊學、弁髦之而土苴之、嚶嚶然高其論以欺人曰、聖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則又變本加厲之說也、觀地球各國、無不以本國文字爲國粹、吾漢土建國、有文字、有學術、所以不昌明者、乃腐儒湮沒之咎、於先哲乎何尤、而必從而訾訾之、詆諆之、其無乃不知本也乎、

## 第二章 作文

天之文日月、地之文山川、人之文語言、物之文羽毛鱗介苞葉根莖、是皆理之自然也、盤古之世、有文之理、無文之名、伏羲以來、有文之名、無文之書、黃帝而降、有文之書、無文之法、三代之際、有文之法、無文之作、孔子述而不作、又曰不知而作、故四科雖有文學、而孔子所謂文者、非如後世命題執筆而爲之也、不然、如游夏輩、豈猶患詞章之未善、而待孔子立一科以教之耶、當昔全盛之際、儒者講求大道、探索至理、物感於我、應之以辭、惟問

理之是非、不計辭之工拙也、自世衰道微、於是真文亡、僞文興、周末文勝、先進吾從、此孔子所以有野人君子之言、而棘子成亦有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之激論也、自此以後、微言益絕、大義愈乖、深於哲學如莊周、其爲文也、且不免失於虛誕、長於史才如左氏、其爲文也、且不免失於浮夸、尙何論儀秦之文多譎詐、申韓之文多慘刻、屈宋之文多怨懟哉、秦火一炬、斯文墜地、炎漢復古、文學聿興、奈何鄒枚班馬輩、以辭賦名世、遂開後世詞章之末藝、而沒先聖之大道乎、江左清談、六朝駢儷、無知妄作、獲罪先哲、殆有甚焉、韓柳李杜、振鐸於唐、歐蘇曾王、嗣響於宋、庶幾文字一變至道、然獨不解諸君子以通博之才、而干請權貴之書、泛泛酬贈之序、與夫宴遊之記、諛墓之文、連章累牘、而文集徒占篇幅、謂非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耶、嗚呼、學者握筆爲文、若立論無關於經國大義、出言無補於天下蒼生、則與儷風月而偶雲霞者、同爲無用、準諸古義、皆可以不作也、後有作者、尙慎旃哉、

### 第三章 遊歷

文所以載道也、凡人涉世未深、則於事理人情、多未諳練、故見於辭者、率皆淺近、陳腐、無見道之語、古人立言不朽、往往由於實驗、孔子周流四方、歷宋衛齊楚陳蔡諸國、晚知道

終不行、退老尼山、刪訂六經、著作炳炳、孟子遨遊齊梁諸國、退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其文卓越千載、司馬遷周遊天下、名山大川、文字得江山之助、爲三代下第一作者、謂非遊歷之功歟、今者、汽船鐵道、可達全球、奚止章亥之所步、鄒衍之所談哉、試與溯江而探河源、涉崑崙而遊帕米爾高原、則亞洲如齊州九點煙矣、復入海橫渡太平洋、以遊乎雪梨紐約諸境、其文明之景象何如、更駕舟至歐洲非洲濠洲、察其政教風習、其文明之程度更何如、天地間奇山奇水、奇草奇木、奇禽奇獸、及人情風俗之可驚可喜、可怪、政治學術之可駭可慕可感者、悉取以爲文章之材料、則其於文也、奚若、蓋人事與地理、皆於文章有密切之關係者也、以管窺天、鳥足以見天之大小、以蠡測海、鳥足以知海之廣哉、

#### 第四章 翻譯

中國譯學肇於周代、而盛於魏晉以來、惟周代之譯、其宗旨大都在宣布中國文化於四方、所謂用夏變夷也、唐代之譯、乃以異國之教輸入中國也、然傳譯釋氏經典、自北朝至唐代、雖設譯經潤文使、極崇佛學、而於社會未獲借長補短之益、況當時譯學範圍甚狹、梵冊肇興天竺、不涉西海、自景教東流、於是拉丁羅馬文字、漸通象譯、近數百年來、惟俄羅斯使命往來最早、道光以來、英法諸國接踵而至、咸同後、外人之來吾土者日益衆、由

今計之、與中國締約通商之國、凡十有七、交涉既繁、譯事更要、然而譯道實難、近人嚴復謂譯事有三難焉、信、達、雅、諒哉、矧夫中國無辭典、無文典、文字之教育不昌、故言文不能一致、利於俗不宜於雅、宜於雅不利於俗、是以譯界尠能發幽光、放異采、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不能也、若是則譯學與國文、亦有大相關係者矣、



# 漢文典

此書有著者作權翻印必究

丙午年  
中華民國二年

每冊定價

外埠酌

編纂者

發行兼  
印刷者

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館路

MANUAL OF  
For M

April 1906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編編  
硬布面一冊  
四五六頁  
定價

辨文系統清晰，條例簡當，於中國文法彙雜

動搖。大致體例，依世界共同原則，故與西文相

卷之孟子同字異用表，第二卷之析句脩辭，第

譚暉先生序言謂：如是中國且不三十年，舉其國文

變云。

楊樹達編著

高等國文法

一册 定價 紙面二元 布面三元五角

吾國文法專著，始於馬氏文通，闢徑獨往，疏漏難免。厥後治文法者，於文通因襲為多，訂正殊少。楊樹達君研究此學，致力甚深，既為糾馬之書，復於北平各大學教授文法，編撰講義，歷時九載，成稿屢易，始定此編。學者讀之，可得吾國文字文法之系統，並獲研讀古籍之階梯。高中及大學預科文科采為教本，極為適用，而一般學人，亦宜展讀及之。

詞法

一册 定價二元九角

是作為楊氏數十年讀書得聞之結晶品，治詞法

通於一爐，而以東西文法比較，重行整

析之精細，尤能突過前修，誠文字中極

中國語法綱要

書分十六章，凡詞類之性質用法，以及句之構  
習問題，尤便學者研究之用。足為中學語法初步教科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國文法

吳瀛編

硬布面一册  
四五六頁

定價二元五角

是書計分三卷：(一)論字，(二)釋句，(三)辨文。系統清晰，條例簡當，於中國文法素難解決之問題，無不按照科學方法，使之確立標準而不可動搖。大致體例，依世界共同原則，故與西文相仿，而歸納細則，依原有習慣，決不強其從同。第一卷附卷之孟子同字異用表，第二卷之析句脣辭，第三卷之區別文類，尤為精到透澈，發前人所未發。吳稚暉先生序言謂：如是中國且不三十年，舉其國文亦歸入系統劃一之學矣，於文學上實有重大之轉變云。

楊樹達著

馬氏

文通

刊誤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自馬氏著文通而吾國始有文法之書。事屬規為，不無遺失。然馬書出後，於今三十餘年，願未有起而修正之者。本編始將文通之失，抉摘無遺，嚴整密栗，後出者勝前。凡讀文通者，不可不讀本編。

馬氏文通

二册定價一元五角

馬建忠著 此書本泰

西文法之例，以名詞等

九類文字詮釋中國文

法上之奧義，並指陳用

法，解說明晰，無牽強附

會之弊。誠中國文法特

創之書。



著者 <sup>△</sup>蕭山來裕物 書碼 4209  
 Author Call No. 239  
 書名 漢文典  
 Title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69781

月日	借閱者	月日	借閱者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	<del>董忠司</del>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書碼 <sup>△</sup>4209 登錄號碼 069781  
 239

國政大圖書館

政治大學圖書館



A069781